

明

史

冊  
壹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列傳第一百一十四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如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海瑞 何以尚 邱樞

呂坤

郭正域

海瑞字汝賢瓊山人舉鄉試入都卽伏闕上平黎策欲開道置縣以靖鄉土識者壯之署南平教諭御史詣學宮屬吏咸伏謁瑞獨長揖曰臺謁當以屬禮此堂師長教土地不當屈遷淳安知縣布袍脫粟令老僕藝蔬自給總督胡宗憲嘗語人曰昨聞海令爲母壽市肉二斤矣宗憲子過淳安怒驛吏倒懸之瑞曰曩胡公按部令所過毋供張今其行裝盛必非胡公子發橐金數千納之庫馳告宗憲宗憲無以罪都御史鄢懋卿行部過供具甚薄抗言邑小不足容車馬懋卿恚甚然素聞瑞名爲斂威去而屬巡鹽御史袁淳論瑞及慈谿知縣霍與瑕與瑕尙書韜子亦抗直不詔懋卿者也時瑞已擢嘉興通判坐謫興國州判官久之陸光祖爲文選擢瑞戶部主事時世宗享國日久不視朝深居西苑專

意齋醕督撫大吏爭上符瑞禮官輒表賀廷臣自楊最楊爵得罪後無敢言時政者四十五年二月瑞獨上疏曰臣聞君者天下臣民萬物之主也其任至重欲稱其任亦惟以責寄臣工使盡言而已臣請披瀝肝膽爲陛下陳之昔漢文帝賢主也賈誼猶痛哭流涕而言非苛責也以文帝性仁而近柔雖有及民之美將不免於怠廢此誼所大慮也陛下天資英斷過漢文遠甚然文帝能充其仁恕之性節用愛人使天下貫朽粟陳幾致刑措陛下則銳精未久妄念牽之而去反剛明之質而誤用之至謂遐舉可得一意修真竭民脂膏濫興土木二十餘年不視朝法紀弛矣數年推廣事例名器濫矣二王不相見人以爲薄於父子以猜疑誹謗戮辱臣下人以爲薄於君臣樂西苑而不返人以爲薄於夫婦吏貪官橫民不聊生水旱無時盜賊滋熾陛下試思今日天下爲何如乎邇者嚴嵩罷相世蕃極刑一時差快人意然嵩罷之後猶嵩未相之前而已世非甚清明也不及漢文帝遠甚蓋天下之人不直陛下久矣古者人君有過賴臣工匡弼今乃修齋建醕相率進香仙桃天藥同辭表賀建宮築室則將作竭力

經營購香市寶則度支差求四出陛下誤舉之而諸臣誤順之無一人肯爲陛下正言者諛之甚也然媿心餒氣退有後言欺君之罪何如夫天下者陛下之家人未有不顧其家者內外臣工皆所以奠陛下之家而磐石之者也一意修真是陛下之心惑過於苛斷是陛下之情偏而謂陛下不顧其家人情乎諸臣徇私廢公得一官多以欺敗多以不事事敗實有不足當陛下意者其不然者君心臣心偶不相值也而遂謂陛下厭薄臣工是以拒諫執一二之不當疑千百之皆然陷陛下於過舉而恬不知怪諸臣之罪大矣記曰上人疑則百姓惑下難知則君長勞此之謂也且陛下之誤多矣其大端在於齋醮齋醮所以求長生也自古聖賢垂訓修身立命曰順受其正矣未聞有所謂長生之說堯舜禹湯文武聖之盛也未能久世下之亦未見方外士自漢唐宋至今存者陛下受術於陶仲文以師稱之仲文則旣死矣彼不長生則陛下何獨求之至於仙桃天藥怪妄尤甚昔宋真宗得天書於乾祐山孫奭曰天何言哉豈有書也桃必採而後得藥必製而後成今無故獲此二物是有足而行耶曰天賜者有手

執而付之耶此左右奸人造爲妄誕以欺陛下而陛下誤信之以爲實然過矣  
陛下又將謂懸刑賞以督責臣下則分理有人天下無不可治而修真爲無害  
己乎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用人而必  
欲其唯言莫違此陛下之計左也卽觀嚴嵩有一不順陛下者乎昔爲同心今  
爲戮首矣梁材守道守官陛下以爲逆者也歷任有聲官戶部者至今首稱之  
然諸臣寧爲嵩之順不爲材之逆得非有以窺陛下之微而潛爲趨避乎卽陛  
下亦何利於是陛下誠知齋醮無益一旦翻然悔悟日御正朝與宰相侍從言  
官講求天下利害洗數十年之積誤置身於堯舜禹湯文武之間使諸臣亦得  
自洗數十年阿君之恥置其身於臯夔伊傅之列天下何憂不治萬事何憂不  
理此在陛下一振作間而已釋此不爲而切切於輕舉度世敝精勞神以求之  
於繫風捕影茫然不可知之城臣見勞苦終身而終於無所成也今大臣持祿  
而好諛小臣畏罪而結舌臣不勝憤恨是以冒死願盡區區惟陛下垂聽焉帝  
得疏大怒抵之地顧左右曰趨執之無使得遁宦官黃錦在側曰此人素有癡

名聞其上疏時自知觸忤當死市一棺訣妻子待罪於朝僮僕亦奔散無留者  
是不遁也帝默然少頃復取讀之日再三爲感動太息留中者數月嘗曰此人  
可方比于第朕非紂耳會帝有疾煩懨不樂召閣臣徐階議內禪因曰海瑞言  
俱是朕今病久安能視事又曰朕不自謹惜致此疾困使朕能出御便殿豈受  
此人詬詈耶遂逮瑞下詔獄究主使者尋移刑部論死獄上仍留中戶部司務  
何以尙者揣帝無殺瑞意疏請釋之帝怒命錦衣衛杖之百錮詔獄晝夜搒訊  
越二月帝崩穆宗立兩人並獲釋帝初崩外庭多未知提牢主事聞狀以瑞且  
見用設酒饌款之瑞自疑當赴西市恣飲噉不顧主事因附耳語宮車適晏駕  
先生今卽出大用矣瑞曰信然乎卽大慟盡嘔出所飲食墮絕於地終夜哭不  
絕聲旣釋復故官俄改兵部擢尚寶丞調大理隆慶元年徐階爲御史齊康所  
劾瑞言階事先帝無能救於神仙土木之誤畏威保位誠亦有之然自執政以  
來憂勤國事休休有容有足多者康乃甘心鷹犬搏噬善類其罪又浮於高拱  
人譴其言歷兩京左右通政三年夏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十府屬吏憚其

威墨者多自免去有勢家朱丹其門聞瑞至黝之中人監織造者爲減輿從瑞銳意興革請濬吳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賴其利素疾大戶兼并力摧豪強撫窮弱貧民田入於富室者率奪還之徐階罷相里居按問其家無少貸下令飭發凌厲所司惴惴奉行豪有力者至竄他郡以避而奸民多乘機告訐故家大姓時有被誣負屈者又裁節郵傳冗費士大夫出其境率不得供頓由是怨頗興都給事中舒化論瑞迂滯不達政體宜以南京清秩處之帝猶優詔獎瑞已而給事中戴鳳翔劾瑞庇奸民魚肉搢紳沽名亂政遂改督南京糧儲瑞撫吳甫半歲小民聞當去號泣載道家繪像祀之將履新任會高拱掌吏部素銜瑞并其職於南京戶部瑞遂謝病歸萬曆初張居正當國亦不樂瑞令巡按御史廉察之御史至山中視瑞設雞黍相對食居舍蕭然御史歎息去居正憚瑞峭直中外交薦卒不召十二年冬居正已卒吏部擬用左通政帝雅重瑞名畀以前職明年正月召爲南京右僉都御史道改南京吏部右侍郎瑞年已七十二矣疏言衰老垂死願比古人口諫之義大略謂陛下勵精圖治而治化不臻者貪

吏之刑輕也諸臣莫能言其故反借待士有禮之說交口而文其非夫待士有禮而民則何辜哉因舉太祖法剝皮囊草及洪武三十年定律枉法八十貫論絞謂今當用此懲貪其他規切時政語極剝切獨勸帝虛刑時議以爲非御史梅鵠祚劾之帝雖以瑞言爲過然察其忠誠爲奪鵠祚俸帝屢欲召用瑞執政陰沮之乃以爲南京右都御史諸司素媿惰瑞以身矯之有御史偶陳戲樂欲遵太祖法予之杖百司惴恐多患苦之提學御史房寰恐見糾摘欲先發給事中鍾宇淳復慫惥寰再上疏醜詆瑞亦屢疏乞休慰留不允十五年卒官瑞無子卒時僉都御史王用汲入視葛幃敝竈有寒士所不堪者因泣下醵金爲斂小民罷市喪出江上白衣冠送者夾岸醉而哭者百里不絕贈太子太保謚忠介瑞生平爲學以剛爲主因自號剛峯天下稱剛峯先生嘗言欲天下治安必行井田不得已而限田又不得已而均稅尚可存古人遺意故自爲縣以至巡撫所至力行清丈頒一條鞭法意主於利民而行事不能無偏云始救瑞者何以尙廣西興業人起家鄉舉出獄擢光祿丞又以劾高拱坐謫拱罷起雷州推

官終南京鴻臚卿

邱樞字茂實諸城人嘉靖二十九年進士由行人擢刑科給事中三十四年七月倭六七十人失道流劫自太平直逼南京兵部尙書張時徹等閉城不敢出閨二日引去給事御史劾時徹及守備諸臣罪時徹亦上其事詞多隱護樞劾其欺罔時徹及侍郎陳洙皆罷帝久不視朝嚴嵩專國柄樞言權臣不宜獨任朝綱不宜久弛嚴嵩深憾之已劾嵩黨寧夏巡撫謝淮應天府尹孟淮貪黷謝淮坐免是年嵩敗樞劾由嵩進者順天巡撫徐紳等五人帝爲黜其三遷兵科都給事中劾南京兵部尙書李遂鎮守兩廣平江伯陳王謨錦衣指揮魏大經咸以賄進大經下吏王謨革任已又劾罷浙江總兵官盧鏗寇犯通州總督楊選被逮及寇退樞偕其僚陳善後事宜指切邊弊帝以樞不早劾選杖六十斥爲民餘謫邊方雜職樞歸敝衣一篋圖書一束而已隆慶初起任禮科不至尋擢南京太常少卿進大理少卿病免神宗立言官交薦張居正惡之不召萬曆十一年秋起右通政未上擢左副都御史以一柴車就道旣入朝陳吏治積弊

八事言臣去國十餘年士風漸靡吏治轉汙遠近蕭條日甚一日此非世運適然由風紀不振故也如京官考滿河南道例書稱職外吏給由撫按官概與保留以朝廷甄別之典爲人臣交市之資敢徇私而不敢盡法惡無所懲賢亦安勸此考績之積弊一也御史巡方未離國門而密屬之姓名已盈私牘甫臨所部而請事之干牘又滿行臺以劣冠持斧之威束手俯眉聽人頤指此請托之積弊二也撫按定監司考語必託之有司有司則不顧是非侈加善考監司德且畏之彼此結納上下之分蕩然其考守令也亦如是此訪察之積弊三也貪墨成風生民塗炭而所劾罷者大都單寒輒弱之流苟百足之蟲傅翼之虎卽贓穢狼籍還登薦剡嚴小吏而寬大吏詳去任而略見任此舉劾之積弊四也懲貪之法在提問乃豺狼見遺狐狸是問徒有其名或陰縱之使去或累逮而不行或批駁以相延或朦朧以幸免卽或終竟其事亦必博長厚之名而以盡法自嫌苞苴或累萬金而贓止坐之銖黍草菅或數十命而罰不傷其毫釐此提問之積弊五也薦舉糾劾所以勸儆有司也今薦則先進士而舉監非有憑

藉者不與焉劾則先舉監而進士縱有訾議者罕及焉晉接差委專計出身之途於是同一官也不敢接席而坐比肩而行諸人自分低昂吏民觀瞻頓異助成驕縱之風大喪賢豪之氣此資格之積弊六也州縣佐貳雖卑亦臨民官也必待以禮然後可責以法今也役使譴訶無殊輿隸獨任其汚黷害民不屑禁治禮與法兩失之矣學校之職賢才所關今不問職業而一聽其所爲及至考課則曰此寒官也概與上考若輩知上官不我重也則因而自棄知上官必我憐也又從而日偷此處佐貳教職之積弊七也科場取士故有門生座主之稱若巡按舉劾其職也乃劾者不任其怨舉者獨冒爲恩尊之爲舉主而以門生自居筐篚間遺終身不廢假明揚之典開賄賂之門無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見於天下也方今國與民俱貧而官獨富既以官而得富還以富而市官此餽遺之積弊八也要此入者敗壞之源不在於外從而轉移亦不在於下也昔齊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卽墨大夫而齊國大治陛下誠大奮乾剛痛懲吏弊則風行草偃天下可立治矣疏奏帝稱善敕所司下撫按奉行不如詔者罪頃之言

故給事中魏時亮周世選御史張樞李復聘以忤高拱見黜文選郎胡汝桂以  
忤尙書被傾宜賜甄錄御史于應昌構陷劉臺與王宗載同罪宗載遣戍而應  
昌止罷官勞堪巡撫福建殺侍郎洪朝選御史張一鯢監應天鄉試王篆子之  
鼎貢緣中式錢岱監湖廣鄉試先期請居正少子還就試會居正卒不果遂私  
中篆子之衡曹一夔身居風憲盛稱馮保爲顧命大臣朱璉則結馮保爲父游  
七爲兄此數人者得罪名教而亦止罷官此綱紀所以不振人心所以不服臣  
初入臺誓掃除積弊今待罪三月而大吏恣肆小吏貪殘小民怨咨四方賂遺  
如故臣不職可見請罷斥以儆有位時已遷刑部右侍郎帝優詔報之召時亮  
世選櫛復聘汝桂還削憲昌堪一鯢一夔璉籍貶岱三秩未幾偕中官張誠往  
籍張居正家還轉左侍郎增俸一秩尋拜南京吏部尙書卒官贈太子太保謚  
簡肅樸彊直好搏擊其清節爲世所稱云

呂坤字叔簡寧陵人萬曆二年進士爲襄垣知縣有異政調大同徵授戶部主  
事歷郎中遷山東參政山西按察使陝西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居三年召爲左僉都御史歷刑部左右侍郎二十五年五月疏陳天下安危其略曰竊見元旦以來天氣昏黃日光黯淡占者以爲亂徵今天下之勢亂象已形而亂勢未動天下之人亂心已萌而亂人未倡今日之政皆播亂機使之動助亂人使之倡者也臣敢以救時要務爲陛下陳之自古幸亂之民有四一曰無聊之民飽溫無由身家俱困因懷逞亂之心冀緩須臾之死二曰無行之民氣高性悍玩法輕生居常愛玉帛子女而不得及有變則淫掠是圖三曰邪說之民白蓮結社徧及四方教主傳頭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歸附之人四曰不軌之民乘釁蹈機妄思雄長惟冀目前有變不樂天下太平陛下約己愛人損上益下則四民皆赤子否則悉爲寇讎今天下之蒼生貧困可知矣自萬曆十年以來無歲不災催科如故臣久爲外吏見陛下赤子凍骨無兼衣饑腸不再食垣舍弗蔽苦藁未完流移日衆棄地猥多留者輸去者之糧生者承死者之役君門萬里孰能仰訴今國家之財用耗竭可知矣數年以來壽宮之費幾百萬織造之費幾百萬寧夏之變幾百萬黃河之潰幾百萬今大工採木

費又各幾百萬矣土不加廣民不加多非有兩菽湧金安能爲計今國家之防禦疎略可知矣三大營之兵以衛京師也乃馬半羸敝人半老弱九邊之兵以禦外寇也皆勇於挾上怯於臨戎外衛之兵以備征調資守禦也伍缺於役占家累於需求皮骨僅存折衝奚賴設有千騎橫行兵不足用必選民丁以怨民鬪怨民誰與合戰人心者國家之命脈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關隴氣寒土薄民生實艱自造花絨比戶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無休千手經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紬蘇松之錦綺歲額既盈加造不已至饒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須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誠一切停罷而江南陝西之人心收矣以採木言之丈八之圍非百年之物深山窮谷蛇虎雜居毒霧常多人烟絕少寒暑饑渴瘴癘死者無論矣乃一木初臥千夫難移倘遇阻艱必成傷殞蜀民語曰入山一千出山五百哀可知也至若海木官價雖一株千兩比來都下爲費何止萬金臣見楚蜀之人談及採木莫不哽咽苟損其數增其直多其歲月減其尺寸而川貴湖廣之人心收矣以採礦言之南陽諸府比歲饑荒生氣方蘇

菜色未變自責報殷戶而半已驚逃自供應礦夫工食官兵口糧而多至累死  
自都御史李盛春嚴旨切責而撫按畏罪不敢言今礦沙無利責民納銀而奸  
人仲春復爲攘奪侵漁之計朝廷得一金郡縣費千倍誠敕戒使者毋散砂責  
銀有侵奪小民若仲春者誅無赦而四方之人心收矣官店租銀收解自趙承  
勛造四千之說而皇店開自朝廷有內官之遣而事權重夫市井之地貧民求  
升合絲毫以活身家者也陛下享萬方之富何賴於彼且馮保入店爲屋幾何  
而歲有四千金之課課既四千徵收何止數倍不奪市民將安取之今豪家遺  
僕設肆居民尙受其殃況特遣中貴賜之敕書以壓卵之威行竭澤之計民困  
豈顧問哉陛下撤還內臣責有司輸課而畿甸之人心收矣天下宗室皆九廟  
子孫王守仁王錦襲蓋世神奸籍隔數千里而冒認王弼子孫事隔三百年而  
妄稱受寄財產中間僞造絲綸假傳詔旨明欺聖主暗陷親王有如楚王銜恨  
自殺陛下何辭以謝高皇帝之靈乎此兩賊者罪應誅殛乃止令回籍臣恐萬  
姓驚疑誠急斬二賊以謝楚王而天下宗藩之心收矣崇信伯費甲金之貧十

庸珠寶之誣皆通國所知也始誤於科道之風聞嚴追猶未爲過今真知其枉  
又加禁錮實害無辜請還甲金革去之祿復五城廠衛降斥之官而勳戚之人  
心收矣法者所以平天下之情其輕其重太祖既定爲律列聖又增爲例如輕  
重可以就喜怒之情則例不得爲一定之法臣待罪刑部三年矣每見詔獄一  
下持平者多拂上意從重者皆當聖心如往年陳恕王正甄常照等獄臣等欺  
天罔人已自廢法陛下猶以爲輕俱加大辟然則律例又安用乎誠俯從司寇  
之平勉就祖宗之法而囹圄之人心收矣自古聖明之君豈樂誹謗之語然而  
務求言賞諫者知天下存亡係言路通塞也比來驅逐既多選補皆罷天閣邃  
密法座崇嚴若不廣達四聰何由明照萬里今陛下所聞皆衆人之所敢言也  
其不敢言者陛下不得聞矣一人孤立萬乘之上舉朝無犯顏逆耳之人快在  
一時憂貽他日陛下誠釋曹學程之繫還吳文梓等官凡建言得罪者悉分別  
召用而士大夫之心收矣朝鮮密邇東陲近吾肘腋平壤西鄰鴨綠晉州直對  
登萊倘倭夷取而有之籍衆爲兵就地資食進則斷我漕運退則窺我遼東不

及一年京城坐因此國家大憂也乃彼請兵而二三其說許兵而延緩其期力窮勢屈不折入爲倭不止陛下誠早決大計并力東征而屬國之人心收矣四方輸解之物營辦旣苦轉運尤艱及入內庫率至朽爛萬姓脂膏化爲塵土倘歲一稽核苦窳者嚴監收之刑朽腐者重典守之罪一整頓間而一年可備三年之用歲省不下百萬而輸解之人心收矣自抄沒法重株連數多坐以轉寄則並籍家資誣以多贓則互連親識宅一封而雞豚大半餓死人一出則親戚不敢藏留加以官吏法嚴兵番搜苦少年婦女亦令解衣臣曾見之掩目酸鼻此豈盡正犯之家重罪之人哉一字相牽百口難解奸人又乘機恐嚇挾取資財不足不止半年之內擾徧京師陛下知之否乎願慎抄沒之舉釋無辜之繫而都下之人心收矣列聖在御之時豈少宦官宮妾然死於筆楚者未之多聞也陛下數年以來疑深怒盛廣廷之中狼籍血肉宮禁之內慘戚啼號厲氣冤魂乃聚福祥之地今環門守戶之衆皆傷心側目之人外表忠勤中藏憤毒旣朝暮不能自保卽九死何愛一身陛下臥榻之側同心者幾人暮夜之際防患

者幾人臣竊憂之願少霽威嚴慎用鞭朴而左右之人心收矣祖宗以來有一  
日三朝者有一日一朝者陛下不視朝久人心懈弛已極奸邪窺伺已深守衛  
官軍祇應故事今乾清修造逼近御前軍夫往來誰識面貌萬一不測何以應  
之臣望發宮鑰於質明放軍夫於日昃自非軍國急務慎無昏夜傳宣章奏不  
答先朝未有至於今日強半留中設令有國家大事邀截實封揚言於外曰留  
中矣人知之乎願自今章疏未及批答者日於御前發一紙下會極門轉付諸  
司照察庶君臣雖不面談而上下猶無欺蔽臣觀陛下昔時勵精爲治今當春  
秋鼎盛曾無夙夜憂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貧爲事不知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  
欲富則天下貧天下貧而君豈獨富今民生憔悴極矣乃採辦日增誅求益廣  
斂萬姓之怨於一言結九重之讎於四海臣竊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卽  
宮中虛無所有誰忍使陛下獨貧今禁城之內不樂有君天下之民不樂有生  
怨讐愁歎難堪入聽陛下聞之必有食不能咽寢不能安者矣臣老且衰恐不  
能復見太平籲天叩地齋宿七日敬獻憂危之誠惟陛下密行臣言翻然若出

聖心警悟者則人心自悅天意自回苟不然者陛下他日雖悔將何及耶疏入不報坤遂稱疾乞休中旨許之於是給事中戴士衡劾坤機深志險謂石星大誤東事孫鑛濫殺不辜坤顧不言曲爲附會無大臣節給事中劉道亨言往年孫丕揚劾張位位疑疏出坤手故使士衡劾坤位奏辨帝以坤既罷悉置不問初坤按察山西時嘗撰閨範圖說內侍購入禁中鄭貴妃因加十二人且爲製序屬其伯父承恩重刊之士衡遂劾坤因承恩進書結納宮掖包藏禍心坤持疏力辨未幾有妄人爲閨範圖說跋名曰憂危竑議略言坤撰閨範獨取漢明德后者后由貴人進中宮坤以媚鄭貴妃也坤疏陳天下憂危無事不言獨不及建儲意自可見其言絕狂誕將以害坤帝歸罪於士衡等其事遂寢坤剛介峭直留意正學居家之日與後進講習所著述多出新意初在朝與吏部尚書孫丕揚善後丕揚復爲吏部屢推坤左都御史未得命言臣以八十老臣保坤冀臣得親見用坤之效不效甘坐失舉之罪死且無憾已又薦天下三大賢沈鯉郭正域其一卽坤丕揚前後推薦疏至二十餘上帝終不納福王封國河南

賜莊田四萬頃坤在籍上言國初分封親藩二十有四賜田無至萬頃者河南已封周趙伊徽鄭唐崇潞八王若皆取盈四萬占兩河郡縣且半幸聖明裁減復移書執政言之會廷臣亦力爭得減半卒天啓初贈刑部尚書

郭正域字美命江夏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與修撰唐文獻同爲皇長子講官皆三遷至庶子不離講帷每講畢諸內侍出相揖惟二人不交一言出爲南京祭酒諸生納貲許充貢正域奏罷之李成梁孫以都督就婚魏國徐弘基家騎過文廟門學錄李維極執而挾之李氏蒼頭數十人蹋邸門弘基亦至正域曰今天子尙皮弁拜先聖人臣乃走馬廟門外乎且公侯子弟入學習禮亦國子生耳學錄非挾都督也令交相謝而罷三十年徵拜詹事復爲東宮講官旋擢禮部右侍郎掌翰林院三十一年三月尙書馮琦卒正域還署部事夏廟饗會日食正域言禮當祭日食牲未殺則廢朔旦宜專救日詰朝享廟從之方澤陪祀者多託疾正域謂祀事不虔由上不躬祀所致請下詔飭勵冬至大祀上必親行帝然之而不能用初正域之入館也沈一貫爲教習師後

服闋授編修不執弟子禮一貫不能無望至是一貫爲首輔沈鯉次之正域與  
鯉善而心薄一貫會臺官上日食占曰日從上食占爲君知佞人用之以士其  
國一貫怒而詈之正域曰宰相憂盛危明顧不若瞽史邪一貫聞之怒兩淮稅  
監魯保請給關防兼督江南浙江織造鯉持不可一貫擬予之正域亦力爭秦  
王以嫡子久未生請封其庶長子爲世子屢詔趣議前尚書馮琦持不上正域  
亦執不許王復請封其他子爲郡王又不可一貫使大璫以上命脅之正域榜  
於門曰秦王以中尉進封庶子當仍中尉不得爲郡王妃年未五十庶子亦不  
得爲世子一貫無以難及建議欲奪黃光昇許論呂本謚一貫與朱賡皆本同  
鄉也曰我輩在誰敢奪者正域援筆判曰黃光昇當謚是海瑞當殺也許論當  
謚是沈鍊當殺也呂本當謚是鄢懋卿趙文華皆名臣不當削奪也議上舉朝  
諭之而卒不行正域旣積忤一貫一貫深憾之會楚王華奎與宗人華挺等相  
宮人胡氏學生子華奎華壁或云內官郭綸以王妃兄王如言妾尤金梅子爲

華奎妃族人如綺奴王玉子爲華壁儀賓汪若泉嘗訐奏之事下撫按王妃持甚堅得寢萬曆八年華奎嗣王華壁亦封宣化王宗人華越者素強禦忤王華越妻如言女也是年遣人許華奎異姓子也不當立一貫屬通政使沈子木格其疏勿上月餘楚王劾華越疏至乃上之命下部議未幾華越入都訴通政司邀截寶封及華奎行賄狀楚宗與名者凡二十九人子木懼召華越令更易月日以上旨并下部正域請敕撫按公勘從之初一貫屬正域毋言通政司匿疏事及華越疏上正域主行勘一貫言親王不當勘但當體訪正域曰事關宗室臺諫當亦言之一貫微笑曰臺諫斷不言也及帝從勘議楚王懼奉百金爲正域壽且屬毋竟楚事當酬萬金正域嚴拒之已而湖廣巡撫趙可懷巡按應朝卿勘上言詳審無左驗而王氏持之堅諸郡主縣主則云罔知真僞乞特遣官再問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李廷機以左侍郎代正域署部事正域欲盡錄諸人議廷機以辭太繁先撮其要以上一貫遂嗾給事中楊應文御史康不揚劾禮部壅閼羣議不以實聞正域

疏辨且發子木匿疏一貫阻勘及楚王餽遺狀一貫益恚謂正域遣家人導華  
越上疏議令楚王避位聽勘私庇華越當是時正域右宗人大學士沈鯉右正  
域尙書趙世卿謝傑祭酒黃汝良則右楚王給事中錢夢臯遂希一貫指論正  
域詞連次輔鯉應文又言正域父懋嘗笞辱於楚恭王故正域因事陷之正域  
疏辨留中不報一貫鯉以楚事皆求去廷機復請再問帝以王嗣位二十餘年  
何至今始發且夫訐妻證不足憑遂罷楚事勿按正域四疏乞休去楚王旣得  
安遂奏劾正域大略如應文言且訐其不法數事請褫正域官詔下部院集議  
廷機微刺正域而謂其已去可無苛求給事中張問達則謂藩王欲進退大臣  
不可訓乃不罪正域而令巡按御史勘王所訐以聞俄而妖書事起一貫以鯉  
與己地相逼而正域新罷因是陷之則兩人必得重禍乃爲帝言臣下有欲相  
傾者爲之蓋微引其端以動帝意亡何錦衣衛都督王之禎等四人以妖書有  
名指其同官周嘉慶爲之東廠又捕獲妖人皦生光巡城御史康丕揚爲生光  
訟冤言妖書楚事同一根柢請少緩其獄賊兄弟可授首闕下意指正域及其

兄國子監丞正位帝怒以爲庇反賊除其名一貫力救始免不揚乃先後捕僧人達觀醫者沈令譽等而同知胡化則告妖書出教官阮明卿手未幾廠衛又捕可疑者一人曰毛尙文數日間鎗鎗旁午都城人人自危嘉慶等皆下詔獄嘉慶旋以治無驗令革任回籍令譽故嘗往來正域家達觀亦時時游貴人門嘗爲正域所榜逐尙文則正域僕也一貫不揚等欲自數人口引正域而化所訐阮明卿則錢夢臯婿夢臯大恚上疏顯攻正域言妖書刊播不先不後適在楚王疏入之時蓋正域乃沈鯉門徒而沈令譽者正域食客胡化又其同鄉同年羣奸結爲死黨乞窮治根本定正域亂楚首惡之罪勒鯉閒住帝令正域還籍聽勘急嚴訊諸所捕者達觀拷死令譽亦幾死皆不承法司迫化引正域及歸德歸德鯉所居縣也化大呼曰明卿我仇也故訐之正域舉進士二十年不通問何由同作妖書我亦不知誰爲歸德者帝知化枉釋之都督陳汝忠掠訊尙文遂發卒圍正域舟於楊村盡捕媼婢及傭書者男女十五人與生光雜治終無所得汝忠以錦衣告身誘尙文曰能告賊卽得之令引令譽且以乳媼龔

氏十歲女爲徵比會訊東廠太監陳矩詰女曰汝見妖書版有幾曰盈屋矩笑  
曰妖書僅二三紙版顧盈屋邪詰尙文曰令譽語汝刊書何日尙文曰十一月  
十六日戎政尙書王世揚曰妖書以初十日獲而十六日又刊將有兩妖書邪  
拷生光妻妾及十歲兒以鍼刺指爪必欲引正域皆不應生光仰視夢臯不揚  
大罵曰死則死耳奈何教我迎相公指妾引郭侍郎乎都御史溫純等力持之  
事漸解然猶不能具獄光宗在東宮數語近侍曰何爲欲殺我好講官諸人聞  
之皆懼詹事唐文獻偕其僚楊道賓等詣一貫爭之李廷機亦力爲之地獄益  
解刑部尙書蕭大亨具爰書猶欲坐正域郎中王述古抵橐於地大亨乃止遂  
坐生光極刑釋諸波及者而正域獲免方獄急時遷卒圍鯉舍及正域舟鈴折  
達旦又聲言正域且逮迫使自裁正域曰大臣有罪當伏尸都市安能自屏野  
外既而幸無事乃歸歸三年巡按御史史學遷勘上楚王所訐事無狀給事顧  
士琦因請召還正域不報正域博通載籍勇於任事有經濟大略自守介然故  
人望歸之扼於權相遂不復起家居十年卒後四年贈禮部尙書光宗遺詔加

恩舊學贈太子少保謚文毅官其子中書舍人

贊曰海瑞秉剛勁之性憲直自遂蓋可希風漢汲黯宋包拯苦節自厲誠爲人所難能邱樞呂坤雖非瑞匹而指陳時政炳炳鑿鑿鯁亮有足稱者郭正域持楚獄與執政異趣險難忽發憚而後免危矣哉以妖書事與坤相首尾故並著焉

明史卷二百二十六



明史卷二百二十七

列傳第一百十五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龐尚鵬

宋儀望

張岳

李材

陸樹德

蕭廩

賈三近

李頤

朱鴻謨

蕭彥第  
查鑑

孫維城

謝杰

郭惟賢

萬象春

鍾化民

吳達可

龐尚鵬字少南南海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江西樂平知縣擢御史偕給事中羅嘉賓出覈南京浙江軍餉請罪參將戚繼光張四維而盡發胡宗憲失律貪淫及軍興督撫侵軍需狀還朝出按河南巡撫蔡汝楠欲會疏進白鹿尚鵬不可改按浙江民苦徭役爲舉行一條鞭法按治鄉官呂希周嚴杰茅坤潘仲

驥子弟僮奴請奪希周等冠帶詔盡黜爲民尚鵬介直無所倚所至搏擊豪強  
吏民震懼已督畿輔學政隆慶元年請帝時御便殿延見大臣恤建言得罪者  
馬從謙等已又申救給事中胡應嘉論大學士郭朴無相臣體擢大理右寺丞  
明年春朝議興九邊屯鹽擢尚鵬右僉都御史與副都御史鄒應龍唐繼祿分  
理尚鵬轄兩淮長蘆山東三運司兼理畿輔河南山東江北遼東屯務抵昌平  
劾內侍張恩擅殺人兩淮巡鹽孫以仁贓罪皆獲譴其秋應龍等召還命尚鵬  
兼領九邊屯務疏列鹽政二十事鹹利大興乃自江北躬歷九邊先後列上屯  
政便宜江北者四薊鎮者九遼東宣大者各十一寧夏者四甘肅者七奏輒報  
可尚鵬權旣重自負經濟才慷慨任事諸御史督鹽政者以事權見奪欲攻去  
之河東巡鹽郜永春劾尚鵬行事乖違吏部尚書楊博議留之會中官惡博激  
帝怒譙讓罷博而落尚鵬職汰屯鹽都御史官時三年十二月也明年復坐按  
浙時驗進宮幣不中程斥爲民神宗立御史計坤亨等交薦保定巡撫宋纁亦  
白其無罪萬曆四年冬始以故官撫福建奏蠲逋餉銀推行一條鞭法劾罷總

兵官胡守仁屬吏咸奉職張居正奪情重譴言者尙鵬移書救居正深銜之會  
拜左副都御史居正令吏科陳三謨以給由歲月有誤劾之遂罷去家居四年  
卒浙江福建暨其鄉廣東皆以徭輕故德尙鵬立祠祀天啓中賜諡惠敏

宋儀望字望之吉安永豐人嘉靖二十六年進士授吳縣知縣民輸白糧京師  
輒破家儀望令諸區各出公田計役授田贍之禁火葬創子游祠建書院惠績  
甚著徵授御史劾大將軍仇鸞挾寇自重疏留中已陳時務十二策巡鹽河東  
請開桑乾河通宣大餉道言河發源金龍池下甕城驛古定橋會衆水東流千  
餘里入盧溝橋其間惟大同卜村有叢石宣府黑龍灣石崖稍險然不踰五十  
里水淺者猶二三尺疏鑿甚易曩大同巡撫侯鉞嘗乘小艇赴懷來歷卜村黑  
龍灣安行無虞又自懷來泝流載米三十石達之古定河足利漕可徵時方行  
空運率三千石致一石儀望疏至下廷議兵部尙書聶豹言河成便漕兼制敵  
騎工部尙書歐陽必進言道遠役重遂報罷儀望尋省母歸還朝發胡宗憲阮  
鶚奸貪狀鶚被逮二人皆嚴嵩私人嵩由是不悅及受命督三殿門工嵩子世

蕃私賈人金屬必進俾與工事儀望執不可工竣敘勞擢大理右寺丞世蕃以爲德儀望請急歸無所謝世蕃益怒會災異考察京官必進遷吏部遂坐以浮躁貶夷陵判官嵩敗擢霸州兵備僉事請城涿州除馬戶逋稅進大名兵備副使改福建與總兵官戚繼光合兵破倭因列海防善後事詔從其請隆慶二年吏部尙書楊博欲黜儀望考功郎劉一儒持之乃鑄二秩補四川僉事四遷大理少卿萬曆二年張居正當國雅知儀望才擢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諸府奏減屬郡災賦海警稍定將吏諱言兵儀望與副使王叔果修戰備倭果至禦之黑水洋斬獲多進右副都御史先有詔雪建文諸臣儀望創表忠祠祀之南京宋忠臣楊邦乂儀望鄉人也葬江寧歲久漸湮儀望爲封其墓載其祠祀典故太常卿袁洪愈祭酒姜寶皆不爲居正所喜儀望薦之朝漸失居正意四年稍遷南京大理卿踰年改北被劾罷歸儀望少師聶豹私淑王守仁又從鄒守益歐陽德羅洪先遊守仁從祀儀望有力焉家居數年卒

張岳字汝宗餘姚人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授行人擢禮科給事中巡視內府庫

藏奏行釐弊入事已又陳時政極言講學者以富貴功名鼓動士大夫談虛論寂靡然成風又今吏治方清獨兵部無振刷推用總兵黃印韓承慶等非庸卽狡曹司條例淆亂無章胥吏朋奸搏噬將校其咎必有所歸時徐階當國爲講學會而楊博在兵部意蓋指二人也博奏辨乞罷帝慰留之博自是惡岳及掌吏部岳已遷工科左給事中遂出爲雲南參議再遷河南參政萬曆初張居正雅知岳用爲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右僉都御史督操江甫到官會居正父喪謀奪情南京尚書潘晟及諸給事御史咸上疏請留居正岳獨馳疏請令馳驛奔喪居正大怒會大計京官給事中傅作舟等承風劾岳貶一秩調外岳遂歸久之操江僉都御史呂藿給事中吳綰知居正憾未釋摭劾岳落職閒住甫兩月居正死南京御史方萬山薦岳効作舟作舟坐斥起岳四川參議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入爲左僉都御史獻時政四議其一言宗藩宜以世次遞殺親盡則停俾習四民之業其一言治河之策夏鎮固當開沽頭亦不可廢並報寢進左副都御史上疏評議廷臣賢否爲給事中袁國臣等所論時已遷刑部右

侍郎坐罷歸

李材字孟誠豐城人尚書遂子也舉嘉靖四十一年進士授刑部主事素從鄒  
守益講學自以學未成乞假歸訪唐樞王畿錢德洪與問難隆慶中還朝由兵  
部郎中稍遷廣東僉事羅旁賊猖獗材襲破之周高山設屯以守賊有三巢在  
新會境調副總兵梁守愚由恩平遊擊王瑞由德慶入身出肇慶中道夜半斬  
賊五百級燬廬舍千餘空其地募人田之亡何倭五千攻陷電白大掠而去材  
追破之石城設伏海口伺其遁而殲之奪還婦女三千餘會奸人引倭自黃山  
間道潰而東材聲言大軍數道至以疑賊而返故道迎擊盡殺之又追襲雷州  
倭至英利皆遁去降賊渠許恩於陽江錄功進副使萬曆初張居正柄國不悅  
材遂引疾去居正卒起官山東以才調遼東開原尋遷雲南洱海參政進按察  
使備兵金騰金騰地接緬甸而孟養蠻莫兩土司介其間叛服不常緬部目曰  
大曩長曰散奪者率數千人據其地材謂不收兩土司無以制緬遣人招兩土  
司來歸而間討抗命夷阿坡居頃之緬遣兵爭蠻莫材合兩土司兵敗緬衆殺

大囊長逐散奪去緬帥莽應裏益兵至孟養復擊沈其舟斬其將一人乃退有  
猛密者地在緬境數爲緬侵奪舉族內徙有司居之戶碗至是緬勢稍屈材資  
遣還故土亡何緬人驅象陣大舉復讎兩土司告急材遣遊擊劉天俸率把總  
寇崇德等出威緬渡金沙江與孟養兵會遮浪迎擊之賊大敗生禽繡衣賊將  
三人巡撫劉世曾總兵官沐昌祚以大捷聞詔令覆勘未上而材擢右僉都御  
史撫治鄖陽材好講學遣部卒供生徒役卒多怨又徇諸生請改參將公署爲  
學宮參將米萬春諷門卒梅林等大譟馳入城縱囚毀諸生廬直趨軍門挾賞  
銀四千洶洶不解居二日萬春脅材更軍中不便十二事令上疏歸罪副使丁  
惟寧知府沈鉄等材隱忍從之惟寧責數萬春萬春欲殺惟寧跳而免材遂復  
劾惟寧激變詔下鉄等吏貶惟寧三官材還籍候勘時十五年十一月也御史  
楊紹程勘萬春首亂宜罪大學士申時行庇之置不問旋調天津善地去而材  
又以雲南事被訐遂獲重譴初有詔勘征緬功巡按御史蘇鄒言斬馘不及千  
破城拓地皆無驗猛密地尙爲緬據材天俸等虛張功伐副使陳嚴之與相附

和宜並罪帝怒削世曾籍奪昌祚祿一年材嚴之天俸俱逮下詔獄刑部尙書  
李世達左都御史吳時來大理少卿李棟等當材天俸徒嚴之鐫秩帝不懌奪  
郎中御史寺正諸臣俸典詔獄李登雲等亦解官於是改擬遣戍特旨引紅牌  
說謗例坐材天俸斬嚴之除名大學士時行等數爲解給事中唐堯欽等亦言  
材以夷攻夷功不可泯奏報偶虛坐以死假令盡虛無實掩罪爲功何以罪之  
設不幸失城池全軍不返又何以罪之帝皆不聽幽繫五年論救者五十餘疏  
已天俸以善用火器釋令立功時行等復爲材申理皆不省士何孟養使入貢  
具言緬人侵軼天朝救援破敵有狀聞典兵者在獄衆皆流涕而楚雄士民閭  
世祥等亦相率詣闕訟冤帝意乃稍解命再勘勘至材罪不掩功大學士王錫  
爵等再疏爲言帝故遲之至二十一年四月始命戍鎮海衛材所至輒聚徒講  
學學者稱見羅先生繫獄時就問者不絕至戍所學徒益衆許孚遠方巡撫福  
建日相遇從材以此忘羈旅久之赦還卒年七十九

陸樹德字與成尙書樹聲弟也嘉靖末進士除嚴州推官行取當授給事御史

會樹聲拜侍郎乃授刑部主事隆慶四年改禮科給事中穆宗御朝講不發一語樹德言上下交爲泰今睽隔若此何以廟君德訓萬幾不報屢遷都給事中六年四月詔輟東宮講讀樹德言自四月迄八月爲時甚遙請非盛暑仍御講筵不聽穆宗頗倦勤樹德言日月交蝕旱魃爲災當及時修省及帝不豫又請謹藥餌善保護仲夏亢陽月宜益慎起居帝不悅疏皆留中內臣請祈福戒壇已得旨樹德言戒擅度僧男女擾雜導淫傷化陛下欲保聖躬宜法大禹之惡旨酒成湯之不邇聲色何必奉佛未幾穆宗崩神宗嗣位中官馮保擠司禮孟冲而代之樹德言先帝甫崩忽傳馮保掌司禮監果先帝意何不傳示數日前乃在彌留後果陛下意則哀痛方深萬幾未御何暇念中官疏入保大恨比議祧廟樹德請毋祧宣宗仍祀睿宗世室格不行已極陳民運白糧之患請領之漕臣從之樹德居言職三年疏數十上率侃直會樹聲掌禮部乃量遷尚寶卿歷太常少卿南京太僕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樹德素清嚴約束僚吏屏絕聲伎山東民壯改民兵戍薊門隆慶末令歲輸銀二萬四千罷其戍役尋命

增輸三萬樹德請如河南例罷之帝不從而爲免增輸之數德府白雲湖故民田爲王所奪後已還民王復結中官謀復之樹德爭不得乞休歸久之卒

蕭廩字可發萬安人祖乾元以御史劾劉瑾廷杖下獄終雲南副使廩舉嘉靖末進士授行人隆慶三年擢御史因地震請加禮中宮已出覈陝西四鎮兵食斥將吏隱占卒數萬人歸伍固原州海刺都之地密邇松山爲楚府牧地廩言楚府封武昌牧地在塞下與寇接王所收四五百金而奸宄窟穴弊甚大宜諭使獻之朝廷詔可已改巡茶馬七苑牧地養馬八千七百餘匹而占地五萬五千三百頃有奇廩但給萬二千二百餘頃歲益課二萬萬曆元年巡按浙江請祀建文朝忠臣十二人從祀王守仁於文廟尋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九年由光祿卿改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時方覈天下隱田大吏爭希張居正指增賦廩令如額而止境內回回部常羣行拾麥穗間或草竊耀州以變告廩撫諭之戮數人變遂定令拾麥毋帶兵器儕偶不得至十人進右副都御史移撫浙江先以賞貢使歲增造綵幣二千廩請均之福建及徽寧諸府從之已請

減上供織造不許遷工部右侍郎召改刑部進兵部左侍郎以官卒贈尚書廩初從歐陽德修擇縣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四年六月疏

賈三近字德修擇縣人隆慶二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吏科給事中四年六月疏言善治者守法以宜民去其太甚而已今廟堂之令不信於郡縣郡縣之令不信於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濟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寃死相望正額之輸上供之需邊疆之費雖欲損毫釐不可得形格勢制莫可如何且監司考課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輕寬平和易之士守令雖賢安養之心漸移於苛察撫字之念日奪於征輸民安得不困乞戒有司務守法而監司殿最毋但取旦夕功失惇大之體已復疏言撫按諸臣遇州縣長吏率重甲科而輕鄉舉同一寬也在進士則爲撫字在舉人則爲姑息同一嚴也在進士則爲精明在舉人則爲苛戾是以爲舉人者非華顛豁齒不就選人或裹足毀裳息心仕進夫鄉舉豈乏才良宜令勉就是途因行激勸詔皆俞允再遷左給事中勘事貴州中道罷遣遂請急歸神宗嗣位起戶科給事中萬曆元年平江伯陳王謨以太后

家姻夤緣得鎮湖廣三近劾其垢穢乃不遣給事中雒遵御史景嵩韓必顯劾  
譚綸被謫三近率同列救之詔增供用庫黃蠟歲二萬五千三近等又諫皆不  
從時方行海運多覆舟以三近言罷其役肅王縉熿隆慶間用賄以輔國將軍  
襲封至是又請復莊田三近再疏爭遂弗予初有令征賦以八分爲率不及者  
議罰三近請地凋敝者減一分詔從之中官溫泰請盡輸關稅鹽課於內庫三  
近言課稅本饑邊今屯田半蕪開中法壞塞下所資惟此苟歸內帑必誤邊計  
議乃寢頃之擢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光祿卿請假歸十二年召掌光祿其秋拜  
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畿輔大饑振貸有方召拜大理卿未上以親老歸養起  
兵部右侍郎復以親老辭不許尋卒

李頤字惟貞餘干人隆慶二年進士授中書舍人博習典故負才名萬曆初擢  
御史同官胡涍景嵩韓必顯給事中雒遵相繼獲譴抗疏申救不聽清軍湖廣  
廣西請免土民遠戍祇充傍近衛所軍制可忤張居正出爲湖州知府遷蘇松  
兵備副使湖廣按察使鄖陽兵變知府沈鉄且得罪頤爲白其冤而密殲首亂

者以母喪歸起故官莅陝西進河南右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順天進右副都御史以定亂兵進兵部右侍郎長昂桀驁頤與總兵王保禽其心腹小郎兒等七人賊遂讐已別部伯牙入寇督將士敗之羅文峪進左侍郎久之進右都御史時礦稅使四出馬堂駐天津王忠駐昌平王虎駐保定張暉駐通州頤疏言燕京王氣所鍾去陵寢近開鑿必損靈氣又言畿輔地荒歲儉而敕使誅求不遺纖屑恐臨清激變之慘復見輦轂下已遼東稅使高淮誣劾山海同知羅大器頤復言內監外僚初無統攝且遼陽礦稅何預薦門若皆效淮所爲有司將無遺類陛下奉天之權制馭宇內今盡落宦豎手朝奏夕報如響應聲縱所劾當罪尙非所以爲名何況無辜暴加摧折皆不報頤在鎮十年威望大著中使憚頤廉正畿民少安二十九年以工部右侍郎代劉東星管理河道議上築決口下疏故道爲經久計甫兩月以勞卒贈兵部尙書頤仕宦三十餘年敝車羸馬布衣蔬食初爲御史首請祀胡居仁於文廟寢未行見居仁裔孫希祖幼且貧字以女養之於家弟謙早卒以己廕畀其子

朱鴻謨字文甫益都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吉安推官識鄒元標於諸生厚禮之擢南京御史元標及吳中行等得罪鴻謨疏救語侵居正斥爲民鴻謨歸杜門講學不入城市居正卒起故官出按江西奏蠲水災賦請減饒州磁器不報又疏薦建言削籍者忤旨奪俸擢光祿少卿由大理少卿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改撫應天蘇州十府引二祖節儉之德請裁上供織造報聞吳中徭役不均令一以田爲準不及百畝者無役縣爲立籍定等差貴游子弟恣里中無賴者與共爲非遠近訛言謂有不軌謀鴻謨盡捕之上疏告變朝議將用兵兵部主事伍袁萃亟言於尚書石星令覆勘乃解鴻謨尋入爲刑部右侍郎卒官不能斂僚屬醵金以辦贈刑部尚書謚恭介

蕭彥字思學涇縣人隆慶五年進士除杭州推官萬曆三年擢兵科給事中自塞上多警邊吏輒假招降倖賞彥言議招逆黨爲中國逋亡設耳乃欲以此招漠北敵人夫李俊滿四等休養百年稱亂一日降人不可處內地明矣宜一切報罷從之以工科左給事中閱視陝西四鎮邊務還奏訓兵儲餉十事並允行

尋進戶科都給事中初行丈量法延寧二鎮益田萬八十餘頃總督高文薦請  
三年征賦彥言西北墾荒永免科稅祖制也況二鎮多沙磧奈何定永額使初  
集流庸懷去志遂除前令詔購金珠已停市而命以其直輸內庫彥言不當虛  
外府以實內藏不聽尋上言察吏之道不宜視催科爲殿最昨隆慶五年詔征  
賦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萬曆四年則又以九分爲及格仍令帶征宿負二  
分是民歲輸十分以上也有司憚考成必重以敲朴民力不勝則流亡隨之臣  
以爲九分與帶征二議不宜並行所謂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也部議允行未  
幾浙江巡撫張佳允復以舊例請部又從之彥疏爭乃詔如新令詔取黃金三  
千二百兩彥請納戶部言減其半不從擢太常少卿以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  
都勻答千巖苗叛土官蒙詔不能制彥檄副使楊寅秋破禽之宣慰安國亨詭  
言獻大木被賚及徵木無有爲彥所劾國亨懼誣商奪其木訐彥於朝帝怒欲  
罪彥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國亨反噬輕朝廷帝乃止改撫雲南時用師隴川副  
將鄧子龍不善御軍兵大譟守備姜忻撫定之而其兵素驕給餉少緩遂作亂

鼓行至永昌趨大理抵瀾滄過會城彥調土漢兵夾攻之斬首八十脅從皆撫  
散事聞賚銀幣自緬甸叛孟養車里二宣慰久不貢至是修貢彥撫納之尋以  
副都御史撫治鄖陽進兵部右侍郎總制兩廣軍務日本躡朝鮮會暹羅入貢  
其使請勤王尙書石星因令發兵搗日本彥言暹羅處極西去日本萬里安能  
飛越大海請罷其議星執不從既而暹羅兵卒不出召拜戶部右侍郎尋卒彥  
從同縣查鐸學有志行服官明習天下事所在見稱後贈右都御史謚定肅第  
雍廣東按察使宦績亞於彥而學過之時稱二蕭查鐸字子警嘉靖四十五年  
進士隆慶時爲刑科左給事中忤大學士高拱出爲山西參議萬曆初官廣西  
副使移疾歸繕水西書院講王畿錢德洪之學後進多歸之

孫維城字宗甫邱縣人隆慶五年進士歷知濬太康任邱三縣萬曆十年擢南  
京御史初張居正不奔喪寧國諸生吳仕期欲上書諫未發太平同知龍宗武  
告之操江胡標以聞於居正會有僞爲海瑞劾居正疏者播之邱抄宗武意仕  
期遂寘獄搒掠七日而卒居正死仕期妻訟冤維城疏言狀標已擢刑部侍郎

宗武湖廣參議皆落職戍邊天下快之中官田玉提督太和山請兼行分守事  
帝許之維城援祖制力陳不可俄以救言官范儻奪俸一年忤座主大學士許  
國出爲永平知府遷赤城兵備副使繕亭障二百六十所招史車二部千餘人  
以功屢進按察使兵備如故部長安免挾五千騎邀賞維城請於督撫革其市  
賞而責之戢不敢肆尋以右布政使移守宣府改廣東左布政使二十九年拜  
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河套常犯順罷貢市十餘年後復松山築邊城諸部長  
恐益侵軼至是吉囊卜莊等乞款聞巡撫王見賓當去請益切在寧夏者曰著  
宰亦請之巡撫楊時寧兩鎮交奏給事中桂有根請聽邊臣自主維城方代見  
賓時寧亦遷去以黃嘉善代二人並申約束維城又條善後六事款事復堅初  
維城在宣府與總兵官麻承恩不相能會承恩亦移鎮延綏一日維城見城外  
積沙及城命餘丁除之承恩給其衆曰食不宿飽且塞沙可盡乎卒遂譟維城  
曉之曰除城沙以防寇耳非謂塞上沙也卒悟而散維城因自劾帝慰留維城  
治譟者然維城竟坐是得疾不數月卒將吏入視其橐僅俸數金謄而歸其喪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初進士除行人冊封琉球却其餽其使入謝仍以金  
餽卒言於朝而返之歷兩京太常少卿南京歲祀懿文太子以祠祭司官代杰  
言祝版署御名而遣賤者將事於禮爲襃請如哀冲莊敬二太子例遣列侯帝  
是之乃用南京五府僉書累遷順天府尹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屬吏被薦  
者以賄謝杰曰賄而後薦干戈之盜薦而後賄衣冠之盜人以爲名言進南京  
刑部右侍郎二十五年春杰以帝荒於政事疏陳十規言前此兩宮色養維一  
今則定省久曠慶賀亦疏孝安太后發引並不親送前此太廟時饗皆躬親今  
則皆遣代前此經筵臨御聖學日勤今則講官徒設講席久虛前此披星視朝  
今則高拱深居累年不出前此歲旱澇多發帑金今則採礦榷稅前此用財有節今則  
告災亦忘修省前此四方旱澇多發帑金今則採礦榷稅前此用財有節今則  
歲進月輸而江右之磁江南之紵西蜀之扇關中之絨率取之逾額前此樂聞  
讜言今則封事甫陳嚴綸隨降但經廢棄永不賜環前此撫卹宗室恩義有加  
今則楚藩見誣中璫旋出以市井奸宄間骨肉懿親前此官威任使下無曠鰥

今則大僚屢虛庶官不補是陛下孝親尊祖好學勤政敬天愛民節用聽言親  
親賢賢皆不克如初矣不報召爲刑部左侍郎擢戶部尚書督倉場時四方遇  
災率請改折杰請歲運必三百萬以上方許議折從之三十一年卒官初杰父  
教諭廷袁家居老矣族人假其名逋賦縣令劉禹龍言於御史逮之杰代訊幾  
斃後撫贛禹龍家居未嘗修隙時服其量

郭惟賢字哲卿晉江人萬曆二年進士自清江知縣拜南京御史張居正既死  
吳中行趙用賢等猶未錄會皇長子生詔赦天下惟賢因請召諸臣馮保惡其  
言謫江山丞保敗還故官劾左都御史陳炌希權臣指論罷御史趙耀趙應元  
不可總憲紀炌罷去又薦王錫爵賈三近孫鑑何源孫丕揚耿定向曾同亨詹  
仰庇皆獲召主事董基諫內操被謫惟賢救之忤旨調南京大理評事給事中  
阮子孝御史潘惟岳等交章救帝怒奪俸有差惟賢尋遷戶部主事歷順天府  
丞二十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景王封德安土田倍諸藩國絕賦額猶存  
及帝弟潞王之國衛輝悉以景賦予王王奏賦不及額帝爲奪監司以下俸責

撫按急奏報惟賢言景府賦額皆奸民投獻妄張其數臣爲王履畝增賦二萬五千非復如往者虛數王反稱不足何也且潞去楚遠莫若徵之有司轉輸潞府會典皇莊及勳戚官莊遇災蠲減視民田今襄漢水溢王佃民流亡過半請蠲如例又言長沙寶慶衡州三衛軍戍武岡而永州寧遠諸衛遠戍廣西瘴癘死無數請分番迭戍武岡罷其戍廣西者帝悉報許承天守備中官以徵興邸舊賦請罪潛江知縣及諸佃民旨下撫按勾捕惟賢言臣撫楚事無不當問今中官問而臣等爲勾捕臣實不能帝直其言而止尋請以太和山香稅充王府逋祿免加派小民又請以周敦頤父輔成從祀啓聖詔皆從焉入爲左僉都御史言行取不宜久停言官不宜久繫臺員不宜久缺已復言天下多故乃自大僚至監司率有缺不補政日廢弛且建言獲讐者不下百餘人効忠者皆永棄帝不納尋遷左副都御史請早建皇儲慎簡輔弼亟行考選盡下推舉諸疏俱不報久之以憂歸起戶部左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天啓初謚恭定

萬象春字仁甫無錫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工科給事中皇女生詔戶

部光祿寺各進銀十萬兩象春力諫不聽屢遷禮科都給事中鄭貴妃有感寵而帝耽於酒象春因慈寧宮災疏諫報聞時宗室繁衍歲祿不繼象春議變通會河南巡撫褚鈇亦奏其事帝卽命象春遍詣河南山西陝西諸王府計畫以聞象春抵河南方集議而周府諸宗人疑鈇疏出宗正睦㮔意羣毆睦㮔幾死象春以狀聞帝爲奪諸人歲祿象春復以次詣秦晉諸藩奏上便宜十五事多著爲令真人張國祥乞三年一觀象春言左道無民社寄不當在述職之列時詔許后父永年伯王偉乘肩輿象春言勲戚不乘輿祖制也固安伯陳景行武清伯李偉太后父衰白封始賜肩輿定國公徐文璧班首重臣嗣爵久故亦蒙殊典今偉非三人比乞寢前命皆不許孟秋將享廟帝齋宿宮中象春言當在便殿不當於內寢帝怒停俸三月已因災異言外吏貪殘不當遣緹騎逮問宮禁邃密不當宿重兵廷臣建言貶黜當敘遷內臣有犯當付外廷按治帝報聞象春在諫垣久前後七十餘疏多關軍國計請復建文年號加景帝廟謚尤爲時所稱出爲山東參政妖賊郭大通爲亂計禽之歷山西左布政使二十五年

以右副都御史巡撫山東倭躡朝鮮濱海郡邑悉戒嚴象春拊軍民供饋運應  
機立辦中使陳增以礦稅至象春疏論其害福山知縣韋國賢忤增被侵辱象  
春力保持之增遂劾國賢沮撓象春黨庇詔逮國賢奪象春俸遂引疾歸起南  
京工部右侍郎未上卒贈右都御史

鍾化民字維新仁和人萬曆八年進士授惠安知縣多異政御史安九域薦於  
朝以俸未及期移知樂平治復最徵授御史與同官何卓王慎德交章請建儲  
不報出視陝西茶馬言邊塞土寒獨畜馬爲業今慮其闢出爲厲禁於是民間  
孳息與境內貿易俱廢公私緩急亦無所資請聽踰境販鬻特不得入番中又  
曩寧夏乏餉歲發萬金易米二萬七千石後所司乾沒濫征之民請以墾田粟  
補之永停徵派俱報可巡按山東歲旱請蠲振先發後聞坐寧夏時取官銀交  
際爲尙寶丞周弘禴所劾調行人司正累遷儀制郎中瀋王程堯由支庶嗣請  
封其庶子爲郡王化民持不可帝傳諭曰第予虛名令藉是婚娶耳化民奏曰  
瀋王子與元子孰親王子不卽封慮妨婚娶元子不卽立不慮妨豫教平帝怒

以化民辭直無以難帝命並封三王化民與顧允成等面詰王錫爵於朝房尋進光祿丞二十二年河南大饑人相食命化民兼河南道御史往振荒政具舉民大悅既竣繪圖以進帝嘉之褒諭者再擢太常少卿二十四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河南討平南陽礦盜夾河賊嘯聚數千人復督兵破之時方采礦抗疏力諫化民短小精悍多智計居官勤厲所至有聲徧歷八府延父老問疾苦勞瘁卒官士民相率頌於朝詔贈右副都御史賜祠曰忠惠

吳達可字安節宜興人尙書儼從孫也萬曆五年進士歷知會稽上高豐城並有聲選授御史疏請御經筵勤學時與大臣臺諫面議政務報聞大學士趙志臯久疾乞休未得請達可力言志臯衰庸宜罷不納二十八年正月請因始和布令舉皇長子冊立冠婚禮簡輔臣補臺諫撤礦稅中使不報視鹽長蘆歲侵繪上饑民十四圖力請振貸稅使馬堂張日華議加鹽稅奸商妄稱嘉靖中大同用兵貸其貲三萬六千金請於鹽課補給戶部許之達可皆抗爭事得已改按江西稅使潘相毆折輔國將軍謀圮肢並繫宗人宗達誣以劫課劾上饒知

縣李鴻主使帝切責謀圮等奪鴻官達可言宗人無故受刑又重之以詰責將使天潢人人自危鴻無辜不當黜願亟正相罪復鴻官同官湯兆京亦極論相罪且言遼東高淮陝西梁永山東陳增廣東李鳳雲南楊榮皆元惡爲民害不可一日留皆弗聽鴻吳人大學士申時行之壻萬曆十六年舉北闈鄉試爲吏部郎中高桂所攻後七年成進士至是抗相以彊直稱相又請開廣信銅塘山採取大木鑿泰和斌姥山石膏達可復極諫不可閣臣亦爭之乃寢還掌河南道事佐溫純大計京官尋陳新政要機痛規首輔沈一貫疏留中擢太僕少卿再遷南京太僕卿召改光祿進通正使鎮撫史晉以罪罷妄投封章詆朝貴達可封其疏而劾之晉尋得罪奏請正疏式屏讒邪重駁正懲奸宄數事帝嘉納焉尋上疏乞休去卒贈右副都御史

贊曰龐尚鵬諸人歷官中外才諳幹局咸有可稱賈三近陳時政多長者之言其言資格深中積弊謝杰却屬吏饋亦無愧楊震云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列傳第一百十六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魏學曾

葉夢熊  
梅國積

李化龍

江鑑

魏學曾字惟貫涇陽人嘉靖三十二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遷郎中中官爲商人請支芻糧銀鉅萬學曾持不可乃已尋擢光祿少卿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隆慶初土蠻大入永平學曾入駐山海檄諸將王治道等追擊至義院口大捷進右副都御史學曾乃易置將吏招納降附釐屯田二千餘頃數破敵被賞賚以疾去起兵部右侍郎提督神樞營旋改吏部轉左侍郎穆宗崩大學士高拱欲去馮保屬言官論劾學曾遺書大學士張居正曰外人皆言公與保有謀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不宜復護此閹居正怒及拱被逐舉朝失色學曾獨大言曰上踐阼伊始輒逐顧命大臣且詔出何人不可不明示百官要諸大臣詣居正邸爭之諸大臣多不往居正亦辭以疾自是益忤出爲南京右都御史未

上給事中宗弘暹希居正指劾之詔以故官候調學曾遂歸居正歿踰年起南京戶部右侍郎召爲右都御史督倉場尋以南京戶部尚書致仕萬曆十八年順義王撦力克西赴青海火落赤真相犯洮河副總兵李奎李聯芳先後被殺朝命尚書鄭洛經略七鎮兼領總督洛固辭總督明年春閣臣王錫爵薦學曾起兵部尚書總督陝西延寧甘肅軍務時洛專主款學曾至與議不合陝西巡撫葉夢熊助之初順義王封夢熊以諫沮坐得罪學曾亦爲高拱言不便至是撦力克助叛學曾夢熊欲遂討之詆洛玩寇會撦力克東歸火落赤諸部亦徙去學曾奏撦力克雖歸陰留精兵二萬於嘉峪欲助火落赤真相其說本採諸道路朝士乃爭附和之錫爵意悔具疏言狀又遺書責夢熊而兵部尚書石星以順義既東宣大事急召洛還定撫議置學曾疏不問未幾河套部長土昧明安入市畢要請增賞學曾令總兵官杜桐神木參將張剛孤山遊擊李紹祖出不意擊斬明安俘馘四百八十餘級奪馬畜器械稱是學曾以功加太子少保而明安子擺言太聲言復仇號召諸部明年哱拜反遂煽諸部爲亂拜西部人

也嘉靖中得罪其部長父兄皆見殺拜跳脫來降驍勇屢立戰功前督撫王崇  
古石茂華先後奏加副總兵遂多畜亡命子承恩襲父爵十九年洮河告警御史周弘禴舉承恩及指  
揮土文秀拜義子哱雲等巡撫黨馨檄文秀西援拜謁經略鄭洛願與子承恩  
從出師馨惡其自薦抑損之拜以故心怨至金城見諸鎮兵皆出其下比賊退  
取道塞外還寇騎遇之皆辟易遂有輕中外心馨數裁拜且按承恩罪筆之二  
十雲文秀亦以他故怨馨會戌卒請衣糧久弗給拜遂嗾軍鋒劉東暘許朝作  
亂二十年二月殺馨及副使石繼芳逼總兵官張維忠縊死雲文秀殺遊擊梁  
琦守備馬承光東暘稱總兵奉拜爲謀主承恩朝爲左右副總兵雲文秀爲左  
右參將承恩遂陷玉泉營中衛廣河西望風靡惟文秀徇平虜參將蕭如薰  
堅守不下賊旣取河西四十七堡且渡河復誘河套著力兔宰僧犯平虜花馬  
池全陝皆震動學曾檄副總兵李昫率遊擊吳顯趨靈州別遣遊擊趙武趨鳴  
沙州沿河扼賊南渡而自駐花馬池當賊衝昫等渡河賊將多遁去四十七堡

皆復惟寧夏鎮城尙爲賊據著力免等中外相呼應拜文秀攻趙武於玉泉雲  
引著力免攻平虜如薰設伏射殺雲昫救武圍亦解四月昫引兵與故總兵牛  
秉忠抵鎮城下帝已擢董一奎爲總兵李蕡副之已復擢如薰代一奎而以麻  
貴代蕡未至昫等攻城賊於東西二門各出驍騎三千搏戰步卒列火車爲營  
官軍擊之奪其車百輛追奔入湖賊溺死無算副總兵王通戰尤力家丁高益  
等乘勝入北門後兵不繼被殺通亦負傷榆林遊擊俞尙德戰死翼日朝文秀  
脅慶王上東城乞暫罷兵詭言願獻首惡會官軍糧盡乃引退休近堡學曾日  
夜趣芻餉調延綏莊浪蘭靖榆林兵道回遠所治舟亦未具乃駐花馬池俟軍  
至移靈州頃之延綏遊擊姜顯謨都司蕭如蕙甘州故總兵張傑及麻貴軍皆  
至復抵鎮城攻之賊計延綏榆林兵出內虛勾黃台吉妻令其子捨達大從子  
火落赤土昧鐵雷掠舊安邊磚井堡以牽我兵承恩復以間合寇兵伏延漢渠  
掠糧車二百學曾自花馬池還靈州被圍救至而解貴等數攻城不能克賊殺  
慶王妃盡掠其宮人金帛牛秉忠戰傷右股乃復退師帝用尙書星言賜學曾

尙方劍督戰會寧夏巡撫朱正色甘肅巡撫葉夢熊監軍御史梅國禎諸大將  
劉承嗣董一奎李如松先後至軍六月復攻城連戰不下夢熊字男兆歸善人  
嘉靖四十年進士由福清知縣入爲戶部主事轉餉寧夏改御史以諫受把漢  
那吉降貶郃陽丞累遷贛州知府平黃鄉賊遷浙江副使改永平萬曆十七年  
冬由山東布政使擢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尋改陝西進右副都御史以請討  
撦力克與經略洛議相左廷議方右洛絀其議不用會撦力克東歸洛亦還宣  
大乃移夢熊甘肅與學曾共事夢熊有膽決敢任事會拜反上疏自請討賊帝  
然之以六月至靈州與學曾合國禎字克生麻城人少雄傑自喜善騎射舉萬  
曆十一年進士除固安知縣中官詣國禎請收責於民國禎僞令民鬻妻以償  
民夫婦哀慟中官爲毀券擢御史會拜反學曾師久無功時寧遠伯李成梁方  
被論廷議欲遣爲大將未敢決國禎獨疏保之乃遣成梁子如松爲提督將遼  
東宣大山西諸鎮兵以往而國禎監其軍遂與如松至寧夏初學曾欲招東陽  
朝令殺拜父子贖罪遣卒葉得新往四人方約同死折得新脰置之獄巡撫朱

正色以賊詭請降而張傑嘗總寧夏兵故與拜善遣傑入城招之朝乃昇得新見傑得新大罵賊被殺傑亦繫不遣而學曾以賊求撫爲之請帝切責及是城中百戶姚欽武生張遐齡射書城外約內應夜半舉火外兵不至賊殺其黨五十人欽縋城出來奔當是時賊外以求撫緩兵而陰結寇爲助然糧盡勢且困七月學曾與夢熊國禎定計決黃河大壩水灌之水抵城下時套寇卜失兔莊禿賴以三萬騎犯定邊小鹽池用土昧鐵雷爲前鋒而別遣宰僧以萬騎從花馬池西沙湃口入爲拜聲援麻貴擊之右溝寇稍挫分趨下馬關及鳴沙洲學曾令遊擊龔子敬扼沙湃口而檄延綏總兵官董一元搗土昧鐵雷巢斬首百三十餘級寇大驚引去遇子敬圍之十重子敬死寇亦去賊援遂絕學曾益決大壩水八月河決隄壞復繕治之城外水深入九尺東西城崩百餘丈著力兔宰僧復入李剛堡如松貴等擊敗之追奔至賀蘭山賊益懼求款未決會學曾得罪罷朝命以夢熊代夢熊遂成功初學曾之遣人招東陽朝也留固原十餘日以俟之帝責其玩寇李昫渡河又稍遲松山河套寇先入官軍用是再失利

學曾嘗上疏令監軍無與兵事帝爲飭國禎如其言國禎頗憾之及至軍劾諸將觀望而頗以玩寇爲學曾罪給事中許子偉亦劾學曾惑於招撫誤國事國禎又言僉事隨府從城上躍下賊令四人下取我軍咫尺不敢前又北寇數萬斷我糧道殺戮無算匿不以奏帝遂大怒逮學曾至京然學曾逮未踰月城壞而大軍入賊竟以破滅夢熊旣代學曾亦賜尚方劍時調度靈州獨國禎監軍寧夏賊被圍久食盡無援而城受水浸益大崩國禎挾諸將趨南關秉忠先登國禎大呼諸將畢登賊退據大城攻數日不下國禎使間給東暘朝承恩互相殺以降貲其罪三人內猜疑東暘朝遂先誘殺承恩黨文秀承恩亦與其黨周國柱誘東暘朝殺之盡懸東暘朝文秀首城上開門降如松率兵圍拜家拜倉皇縊闔室自焚死夢熊自靈州馳至下令盡誅拜黨及降人二千慰問宗室士庶寧夏平夢熊正色國禎各上捷奏而俘承恩獻京師帝御明受賀詔磔承恩於市夢熊正色國禎各廢世官如松功第一如薰貴秉忠等加恩有差學曾初奪職爲民敘功以原官致仕學曾任事勞勸灌城招降之策本其所建及宣捷

帝召見大學士趙志臯張位志臯位力爲學曾解尙書星以下多白學曾無罪國禎亦上疏言學曾應變稍緩臣請責諸將以振士氣而逮學曾之命發自臣疏竊自悔恨學曾不早雪臣將受萬世譏如松亦言學曾被逮時三軍兩泣夢熊亦推功學曾帝初不聽既而復其官居家數年卒夢熊以功進右都御史初卜失兔爲都督其部長切盡台吉最用事切盡台吉死卜失兔不能制諸部經略鄭洛專事羈縻學曾以洮河之變惡諸部爲逆襲殺明安會拜反著力兔宰僧遂聲言與拜爲一家而卜失兔莊禿賴亦引兵助之及拜誅切盡台吉之比吉率著力兔宰僧莊禿賴等頓首花馬池塞下悔罪求款夢熊爲奏請帝以夢熊初主學曾責其前後異議令要諸部縛叛贖罪著力兔等求款益堅夢熊乃與巡撫田樂奏上四鎮款戰機宜俟朝議中外相仗莫敢決卜失兔遂率諸部大入定邊總兵官麻貴等擊却之夢熊以功加太子少保未幾切盡台吉從子青把都兒犯甘肅總兵官楊濬副總兵何崇德禦之斬首六百餘級夢熊復加太子太保兵部尙書尋入爲南京工部尙書而以都御史李汶代自洮河變後

寇頗輕中國招撫議既絕諸部數入犯四鎮遂頻歲用兵云夢熊雖功多其品  
望遠出學曾下卒官國禎既招降承恩以夢熊貪功殺降劾其罪夢熊奏辨言  
拜所畜家人皆死士緩一二日東陽朝黨復集必再亂臣寧負殺降名以絕禍  
本帝爲下詔和解之論功擢國禎太僕少卿踰年遷右僉都御史巡撫大同久  
之遷兵部右侍郎總督宣大山西軍務在鎮三年節省市賞銀十五萬兩有奇  
父喪歸未起而卒贈右都御史

李化龍字于田長垣人萬曆二年進士除嵩縣知縣年甫二十胥吏易之化龍  
陰察其奸悉召置之法縣中大治遷南京工部主事歷右通政使二十二年夏  
擢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初總兵官李成梁破殺泰寧速把亥其子把兔兒弟  
炒花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土蠻爲患其年四月把兔兒圍遼陽染  
顏小瓦青福餘伯言兒分犯錦義掠清細河巡撫韓取善坐免化龍受事甫兩  
月把兔兒與伯言兒等寇鎮武又約土蠻子卜言台周犯右屯把兔兒先至吳  
家墳化龍與總兵官董一元定計先擊把兔伯言兒伯言兒中流矢死把兔被

傷卜言台周至攻右屯不利亦解去於是把兔小反青卜言台周益相結謀復前恥化龍與一元嚴備之一元又出塞搗巢有功而把兔傷重竟死邊塞讐服詳具一元傳化龍進兵部右侍郎明年小反青悔禍款塞請開木市於義州且告朮顏長昂將犯邊已長昂果犯錦義副總兵李如梅擊却之反青言旣信化龍遂許其請上疏曰環遼皆敵也迤北土蠻種類多不可數近邊者直寧前則長昂直錦義則小反青直廣寧遼瀋則把兔炒花花大直開鐵則伯言煖兔其在東邊海西則猛骨李羅那林李羅卜寨皆與遼地項背相望並牆圍獵則刁斗聲相聞蓋肘腋憂也自那卜被勦數年東陲無事去年把兔伯言戰死炒花花大一敗塗地今伯言子宰賽受罰入市廣寧遼瀋開鐵間警報漸希所未馴伏者惟小反青與長昂耳小反青素兇狡雄長諸部西助長昂東助炒花大舉動以數萬小竊則飛騎出沒錦義間自周之望柏朝翠戰歿無敢以一矢加遺凌河上下方數百里野多暴骨民無寧宇遠慮者每以河西不保爲虞今乃叩關求市臣遍詢將領及彼地居民僉言木市開有五利河西無木皆在邊外叛

亂以來仰給河東以邊警又不時至故河西木貴於玉市通則材木不可勝用利一所疑於反青者無信耳彼重市爲生路當市時必不行掠卽今年市而明年掠我已收今年不掠之利矣利二遼東馬市成祖所開無他賞本聽商民與交易木市與馬市等有利於民不費於官利三大舉之害酷而希零竊之害輕而數小反青不掠錦義零竊少矣又西不助長昂東不助炒花則敵勢漸分卽寧前廣寧患亦漸減且大舉先報又得預爲備利四零竊旣希邊人益得修備利五疏入從之化龍尋以病去木市亦停止其後總兵官馬林復議開市與巡撫李植相左論久不決小反青遂復爲寇云二十七年三月化龍起故官總督湖廣川貴軍務兼巡撫四川討播州叛臣楊應龍應龍之先曰楊鑑明初內附授宣慰使應龍性猜狠嗜殺數從征調恃功驕蹇知川兵脆弱陰有據蜀志間出剽州縣嬖小妻田雌鳳讒殺妻張氏屠其家用誅罰立威所屬五司七姓不堪其虐走貴州告變巡撫葉夢熊疏請大征詔不聽逮繫重慶獄應龍諉將兵征倭自效得脫歸復逮不出四川巡撫王繼光發兵討覆於白石應龍諉罪諸

苗朝廷命邢玠總督值東西用兵勢未能窮治因招撫之應龍益結生苗奪五  
司七姓地并湖貴四十八屯以畀之歲出侵掠是年二月敗官軍於飛練堡都  
司楊國柱指揮李廷棟等皆死已復破殺綦江參將房嘉寵遊擊張良賢投屍  
蔽江下僞軍師孫時泰請直取重慶搗成都劫蜀王爲質而應龍遷延聲言爭  
地界冀曲赦如曩時化龍至成都徵兵未至亦謬爲好語糜之帝聞綦江破大  
怒追褫前四川貴州巡撫譚希思江東之職而賜化龍劍假便宜討賊賊焚東  
坡爛橋梗湖貴路又焚龍泉走都司楊惟忠化龍劾諸大帥不用命者沈尙文  
逮治童元鎮劉綎皆革職充爲事官諸軍大集化龍先檄水西兵三萬守貴州  
斷招苗路乃移重慶大誓文武明年二月分八道進兵川師四路總兵官劉綎  
由綦江總兵官馬孔英由南川總兵官吳廣由合江副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由  
永寧黔師三路總兵官童元鎮由烏江參將朱鶴齡受元鎮節制統宣慰使安  
疆臣由沙溪總兵官李應祥由興龍楚師一路分兩翼總兵官陳璘由偏橋副  
總兵陳良玭受璘節制由龍泉每路兵三萬官兵三之土司七之貴州巡撫郭

子章駐貴陽湖廣巡撫支可大移沅州化龍自將中軍策應帝以楚地遼闊又擢江鐸爲僉都御史巡撫偏沅湖廣設偏沅巡撫自鐸始也推官高折枝先以南川兵進據桑木鎮綻復自綦江入應龍以勁兵二萬屬其子朝棟曰爾破綦江馳南川盡焚積聚彼無能爲也比抗諸路兵皆大敗應龍頓足歎曰吾不用時泰計今死矣或言水西佐賊化龍詰之疆臣斬賊使二氏交遂絕烏江兵敗績逮下元鎮於理諸將益奮綻先入婁山關直抵海龍囤璘疆臣兵亦至賊勢急上圍死守遣使詐降化龍檄諸將斬使焚書以綻與應龍有舊諭無通賊綻械其人以自明八路兵皆會圍下築長圍困之更番迭攻六月綻破土月二城應龍窘與二妾俱縊明晨官軍入城七子皆被執詔磔應龍屍并子朝棟於市自出師至滅賊凡百有十四日播自唐乾符中入楊氏二十九世八百餘年至應龍而絕以其地置遵義平越二府分屬川貴化龍初聞父喪以金革起復至是乞歸終制三十一年四月起工部右侍郎總理河道與淮揚巡撫李三才奏開淤河由畜河入泇口抵夏鎮二百六十里避黃河呂梁之險再以憂去未代

敘前平播功晉兵部尙書加少保廕一子世錦衣指揮使三十五年夏起戎政  
尙書化龍以京營根本奏陳十一濫十二苦十九宜又上屯政十二事皆置不  
理兵部自二十七年後左右侍郎皆空署未幾尙書蕭大亨亦致仕化龍掌部  
事三十七年正月京師訛言寇至民爭避匿邊民逃入都門者亦數萬九門晝  
閉輔臣言兵部尙書惟一人何以應猝變帝亦不報遼戰士二萬餘皆老弱而  
稅監高淮肆虐遼人切齒化龍請停稅課且增兵萬人又條上兵食款戰之策  
帝皆不報一品秩滿加柱國少傅兼太子太保卒官年七十謚襄毅贈少師加  
贈太師化龍具文武才播州之役以劉綎驕蹇先挫挫之而薦其才故綎爲盡  
力開河之功爲漕渠永利詳見河渠志江鐸字士振仁和人高祖玘景泰時爲  
禮科給事中劾石亨怙寵罔上有直聲官至山東參政曾祖瀾正德時南京禮  
部尙書卒謚文昭祖曉嘉靖中工部侍郎父圻萬曆初廣西提學僉事父母疾  
嘗藥舐糞居喪寢苦三年經寢室必俯其首妻經夫廬亦然卒門人私謚爲孝  
端先生自此至鐸五世皆進士而曉弟暉正德中爲庶吉士與舒芬等諫南巡

受杖世宗時由編修出爲河南僉事鐸登第在萬曆二年授刑部主事累官山西按察使擢撫偏沅夾攻楊應龍有功與郭子章皆廕一子世錦衣指揮丁母艱去奪情命留討皮林諸洞蠻平之詳具陳璘傳以勞疾歸卒贈兵部右侍郎贊曰哱拜一降人耳雖假以爵秩而憑藉未厚倉猝發難據鎮城聯外寇邊鄙爲之騷然武備之弛有由來矣楊應龍惡稔貫盈自速殄滅然盤踞積久地形險惡非師武臣力奏績豈易言哉李化龍之功可與韓雍項忠相埒較寧夏之役難易懸殊矣

明史卷二百二十八

此本行草書，筆勢雄強，字形大小不一，筆畫粗細有別，結構多變，章法疏密得宜。紙張為米黃色，有輕微的黃斑和皺紋。右側有黑色墨迹，寫有“此本行草書，筆勢雄強，字形大小不一，筆畫粗細有別，結構多變，章法疏密得宜。紙張為米黃色，有輕微的黃斑和皺紋。右側有黑色墨迹，寫有”。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列傳第一百十七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劉臺

馮景隆  
孫繼先

傅應禎

王用汲

吳中行

子亮  
從子宗達

趙用賢

孫士春

艾穆

喬璧星  
葉春及

沈思孝

丁此呂

劉臺字子畏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授刑部主事萬曆初改御史巡按遼東坐誤奏捷奉旨譙責四年正月臺上疏劾輔臣張居正曰臣聞進言者皆望陛下以堯舜而不聞責輔臣以臯夔何者陛下有納諫之明而輔臣無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鑒前代之失不設丞相事歸部院勢不相攝而職易稱文皇帝始置內閣參預機務其時官階未峻無專肆之萌二百年來卽有擅作威福者尙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學士張居正偃然以相自處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諫官因事論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請卽以

祖宗法正之祖宗進退大臣以禮先帝臨崩居正託疾以逐拱既又文致之王大臣獄及正論籍籍則抵拱書令勿驚死既迫逐以示威又遺書以市德徒使朝廷無禮於舊臣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非開國元勳生不公死不王成國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違祖訓贈以王爵給事中陳吾德一言而外遷郎中陳有年一爭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賄厚施緣例陳乞將無底極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用內閣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薦用張四維張瀨四維在翰林被論者數矣其始去也不任教習庶吉士也四維之爲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顧用之夫亦以四維善機權多憑藉自念親老日暮不測二三年間謀起復任四維其身後託乎瀨生平無善狀巡撫陝西贓穢狼籍及驟躡銓衡唯諾若簿吏官缺必請命居正所指授者非楚人親戚知識則親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故則恩故之黨助也瀨惟日取四方小吏權其賄賂而其他則徒擁虛名聞居正貽南京都御史趙錦書臺諫毋議及冢宰則居正之脅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祖宗朝詔令不便部臣猶訾閣擬之不

審今得一嚴旨居正輒曰我力調劑故止是得一溫旨居正又曰我力請而後  
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於畏陛下感居正者甚於感陛下威福自己目無朝廷  
祖宗之法若是乎祖宗朝一切政事臺省奏陳部院題覆撫按奉行未聞閣臣  
有舉劾也居正定令撫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冊一送內閣一送六科撫按延遲  
則部臣糾之六部隱蔽則科臣糾之六科隱蔽則內閣糾之夫部院分理國事  
科臣封駁奏章舉劾其職也閣臣銜列翰林止備顧問從容論思而已居正創  
爲是說欲脅制科臣拱手聽令祖宗之法若是乎至於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  
大敗類者常不舉行蓋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貫以不聽指授調之南  
京由是巡方短氣莫敢展布所憚獨科臣耳居正於科臣旣噉之以遷轉之速  
又恐之以考成之遲誰肯舍其便利甘彼齷齪而盡死言事哉往年趙參魯以  
諫遷猶曰外任也余懋學以諫罷猶曰禁錮也今傳應禎則謫戍矣又以應禎  
故而及徐貞明喬巖李禎矣摧折言官讎視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至若爲固  
寵計則獻白蓮白燕致詔旨責讓傳笑四方矣規利田宅則誣遼王以重罪而

奪其府地今武岡王又得罪矣爲子弟謀舉鄉試則許御史舒鼈以京堂布政施堯臣以巡撫矣起大第於江陵費至十萬制擬宮禁遣錦衣官校監治鄉郡之脂膏盡矣惡黃州生儒議其子弟倅售則假縣令他事窮治無遺矣編修李維楨偶談及其豪富不旋踵卽外斥矣蓋居正之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內地而在邊鄙不然輔政未幾卽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宮室輿馬姬妾奉御同於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憤歎而無敢爲陛下明言者積威之劫也臣舉進士居正爲總裁臣任部曹居正薦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訟言攻之者君臣誼重則私恩有不得而顧也願陛下察臣愚悃抑損相權毋俾償事誤國臣死且不朽疏上居正怒甚廷辯之曰在令巡按不得報軍功去年遼東大捷臺違制妄奏法應降謫臣第請旨戒諭而臺已不勝憤後傳應禎下獄究詰黨與初不知臺與應禎同邑厚善實有所主乃妄自驚疑遂不復顧藉發憤於臣且臺爲臣所取士二百年來無門生劾師長者計惟一去謝之因辭政伏地泣不肯起帝爲降御座手掖之慰留再三居正強諾猶不出視事帝

遣司禮太監孫隆齋手敕宣諭乃起遂捕臺至京師下詔獄命廷杖百遠戍居正陽具疏救乃除名爲民而居正恨不已臺按遼東時與巡撫張學顏不相得至是學顏爲戶部誣臺私贖錢居正屬御史于應昌巡按遼東覈之而令王宗載巡撫江西廉臺里中事應昌宗載等希居正意實其事以聞遂戍臺廣西臺父震龍弟國俱坐罪臺至潯州未幾飲於戌主所歸而暴卒是日居正亦卒明年御史江東之訟臺冤劾宗載應昌詔復臺官罷宗載應昌下所司廉問南京給事中馮景隆因言遼東巡撫周詠與應昌共陷臺應昌已罷詠尙爲薊遼總督亦宜罷南京御史孫繼先亦發學顏陷臺罪帝方嚮學顏以景隆疏中并劾李成梁學顏爲成梁訟繼先又並劾學顏成梁乃謫景隆薊州判官繼先臨清州判官置學顏不問已而江西巡撫曹大埜遼東巡撫李松勘報宗載應昌等朋比傾陷皆有狀刑部以故入論奏宗載等遣戍除名降黜有差贈臺光祿少卿廕一子天啓初追謚毅思馮景隆浙江山陰人萬曆五年進士嘗訟趙世卿冤且請召張位習孔教申救御史魏允貞至是謫官後量移南陽推官孫繼先

字蔭甫孟人隆慶五年進士居正既敗繼先請召吳中行趙用賢艾穆沈思孝  
鄒元標并及余懋學趙應元傅應禎朱鴻謨孟一脈王用汲又薦魏學曾宋纏  
張岳毛綱胡執禮王錫爵賈三近溫純曹科陳有年朱光宇趙參魯等諸人既  
坐謫終南京吏部主事

傅應禎字公善安福人隆慶五年進士除零陵知縣殲洞庭劇寇論殺祁陽巨  
猾民賴以安調知溧水萬曆三年徵授御史張居正當國應禎其門生也有所  
感憤疏陳重君德蘇民困開言路三事言邇者雷震端門獸吻京師及四方地  
震疊告曾未聞發詔修省豈真以天變不足畏耶真定抽分中使本非舊典正  
統間嘗暫行之先帝納李芳言已詔罷遣而陛下顧欲踵行失德之事豈真以  
祖宗不足法耶給事中朱東光奏陳保治初非折檻解衣者比乃竟留中不報  
豈真以人言不足恤耶此三不足者王安石以之誤宋不可不深戒也陛下登  
極初自隆慶改元以前逋租悉賜蠲除四年以前免三徵七恩至渥也乃上軫  
恤已至而下延玩自如曾未有擔負相屬者何哉小民一歲之入僅足給一歲

無遺力以償負也近乃定輸不及額者按撫聽糾郡縣聽調諸臣畏譴督趣倍嚴致流離接踵怨恣愁歎上徹於天是豈太平之象陛下所樂聞者哉請下明詔自非官吏乾沒並曠然除之民困既蘇則災沴自弭陛下登極初召用直臣石星李己臣工無不慶幸近則趙參魯糾中涓而謫爲典史余懋學陳時政而錮之終身他如胡執禮裴應章侯於趙趙煥等封事累上一切置之如初政何臣請擢參魯京職還懋學故官爲人臣進言者勸疏奏居正以疏中王安石語侵己大怒調旨切責以其詞及懋學執下詔獄窮治黨與應禎瀕死無所承乃謫戍定海給事中嚴用和御史劉天衢等疏救不聽方應禎下獄給事中徐貞明偕御史李禎喬巖入視之錦衣帥余廢以聞三人亦坐謫十一月用御史孫繼先言召復官帝將幸昌平閱壽宮而薊鎮告警應禎止帝勿行且陳邊備甚悉優詔答之俄擢南京大理寺丞將行奏薦海內知名士三十七人尋移疾歸三年而卒贈本寺右少卿應禎與同邑劉臺同舉進士爲御史同忤居正得禍鄉人並祠祀之

王用汲字明受晉江人爲諸生時郡被倭客兵橫市中會御史按部至用汲言  
狀知府曰此何與諸生事用汲曰范希文秀才時以天下爲己任矧鄉井之禍  
乃不關諸生耶舉隆慶二年進士授淮安推官稍遷常德同知入爲戶部員外  
郎萬曆六年首輔張居正歸葬其親湖廣諸司畢會巡按御史趙應元獨不往  
居正嫌之及應元事竣得代卽以病請僉都御史王篆者居正客也素憾應元  
且迎合居正意屬都御史陳炌劾應元規避遂除名用汲不勝憤乃上言御史  
應元以不會葬得罪輔臣遂爲都御史炌所論坐託疾欺罔削籍臣竊恨之夫  
疾病人所時有今在廷大小諸臣曾以病請者何限御史陸萬鍾劉光國陳用  
賓皆以巡方事訖引疾與應元不異也炌何不並劾之卽炌當世宗朝亦養病  
十餘年後夤緣攀附驟列要津以退爲進宜莫如炌已則行之而反以責人何  
以服天下陛下但見炌論劾應元以爲恣情趨避罪當罷斥至其意所從來陛  
下何由知之如昨歲星變考察將以弭災也而所挫抑者半不附宰臣之人如  
翰林習孔教則以鄒元標之故禮部張程則以劉臺之故刑部浮躁獨多於他

部則以艾穆沈思孝而推戈考後劣轉趙志臯又以吳中行趙用賢而遷怒蓋能得輔臣之心則雖屢經論列之潘晟且得以不次蒙恩苟失輔臣之心則雖素負才名之張岳難免以不及論調臣不意陛下省災塞咎之舉僅爲宰臣酬恩報怨之私且凡附宰臣者亦各藉以酬其私可不爲太息矣哉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臣則謂逢相之惡其罪更大也陛下天縱聖明從諫勿咈諸臣熟知其然爭欲碎首批鱗以自見陛下欲織錦綺則撫臣按臣言之欲採珍異則部臣科臣言之欲取太倉光祿則臺臣科臣又言之陛下悉見嘉納或遂停止或不爲例至若輔臣意之所向不論是否無敢一言以正其非且有先意結其歡望風張其燄者是臣所謂逢也今大臣未有不逢相之惡者炌特其較著者爾以臣觀之天下無事不私無人不私獨陛下一人公耳陛下又不躬自聽斷而委政於衆所阿奉之大臣大臣益得成其私而無所顧忌小臣益苦行私而無所懇告是驅天下而使之奔走乎私門矣陛下何不日取庶政而勤習之內外章奏躬自省覽先以意可否焉然後宣付輔臣俾之商榷閱習既久智慮益

弘幾微隱伏之間自無逃於天鑒夫威福者陛下所當自出乾綱者陛下所當獨攬寄之於人不謂之旁落則謂之倒持政柄一移積重難返此又臣所日夜深慮不獨爲應元一事已也疏入居正大怒欲下獄廷杖會次輔呂調陽在告張四維擬削用汲籍帝從之居正以罪輕移怒四維厲色待之者累日用汲歸屏居郭外布衣講授足不踐城市居正死起補刑部未上擢廣東僉事尋召爲尚寶卿進大理少卿會法司議胡樞龍宗武殺吳仕期獄傅以謫戍用汲駁奏曰按律刑部及大小官吏不依法律聽從上司主使出入人罪者罪如之蓋謂如上文罪斬妻子爲奴財產入官之律也仕期之死樞非主使者乎宗武非聽上司主使者乎今僅謫戍不知所遵何律也上欲用用汲言閣臣申時行等謂仕期自斃宜減等獄遂定尋遷順天府尹歷南京刑部尚書致仕用汲爲人剛正遇事敢爲自尹京後累遷皆在南以彊直故也卒贈太子太保謚恭質吳中行字子道武進人父性兄可行皆進士性尚寶丞可行檢討中行甫冠舉鄉試性誠無躁進遂不赴會試隆慶五年成進士選庶吉士授編修大學士張

居正中行座主也萬曆五年居正遭父喪奪情視事御史曾士楚吏科都給事中陳三謨倡疏奏留舉朝和之中行獨憤適彗出西南長竟天詔百官修省中行乃首上疏曰居正父子異地分睽音容不接者十有九年一旦長棄數千里外陛下不使匍匐星奔憑棺一慟必欲其違心抑情銜哀茹痛於廟堂之上而責以訐謨遠猷調元熙載豈情也哉居正每自言謹守聖賢義理祖宗法度宰我欲短喪子曰予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王子請數月之喪孟子曰雖加一日愈於已聖賢之訓何如也在律雖編氓小吏匿喪有禁惟武人得墨衰從事非所以處輔弼也卽云起復有故事亦未有一日不出國門而遽起視事者祖宗之制何如也事繫萬古綱常四方視聽惟今日無過舉然後後世無遺議銷變之道無踰此者疏既上以副封白居正居正愕然曰疏進耶中行曰未進不敢白也明日趙用賢疏入又明日艾穆沈思孝疏入居正怒謀於馮保欲廷杖之翰林院侍講趙志臯張位于慎行張一桂田一雋李長春修撰習孔教沈懋學俱具疏救格不入學士王錫爵乃會詞臣數十人求解於居正弗納遂杖中

行等四人明日進士鄒元標疏爭亦廷杖五人者直聲震天下中行用賢並稱  
吳趙南京御史朱鴻謨疏救五人亦被斥中行等受杖畢校尉以布曳出長安  
門昇以板扉卽日驅出都城中行氣息已絕中書舍人秦柱挾醫至投藥一七  
乃蘇輿疾南歸剗去腐肉數十巒大者盈掌深至寸一肢遂空九年大計京官  
列五人察籍錮不復敘居正死士楚當按蘇松慚然曰吾何面目見吳趙二公  
遂引疾去三謨已擢太常少卿尋與士楚俱被劾削籍廷臣交薦中行召復故  
官進右中允直經筵大學士許國攻李植江東之詆中行用賢爲其黨中行奏  
辨因乞罷不許再遷右諭德御史蔡系周劾植復侵中行中行求去章四上詔  
賜白金文綺馳傳歸言者屢薦執政抑不召久之起侍講學士掌南京翰林院  
同里僉事徐常吉嘗訟中行事已解給事中王嘉謨復摭舊事劾之命家居俟  
召尋卒後贈禮部右侍郎子亮元從子宗達亮官御史坐累貶官終大理少卿  
元江西布政使宗達少傅建極殿大學士亮尙志節與顧憲成諸人善而元深  
疾東林所輯吾徵錄詆毀不遺力兄弟異趣如此

趙用賢字汝師常熟人父承謙廣東參議用賢舉隆慶五年進士選庶吉士萬曆初授檢討張居正父喪奪情用賢抗疏曰臣竊怪居正能以君臣之義效忠於數年不能以父子之情少盡於一日臣又竊怪居正之勳望積以數年而陛下忽敗之一日莫若如先朝楊溥李賢故事聽其暫還守制期赴闕庶父子音容乖睽阻絕於十有九年者得區區稍伸其痛於臨穴憑棺之一慟也國家設臺諫以司法紀任糾繩乃今嘵嘵爲輔臣請留背公議而徇私情蔑至性而創異論臣愚竊懼士氣之日靡國是之日淆也疏入與中行同杖除名用賢體素肥肉潰落如掌其妻腊而藏之用賢有女許御史吳之彥子鎮之彥懼及深結居正得巡撫福建過里門不爲用賢禮且坐鎮於其弟下曰婢子也以激用賢用賢怒已察知其受居正黨王篆指遂反幣告絕之彥大喜居正死之明年用賢復故官進右贊善江東之李植輩爭嚮之物望皆屬焉而用賢性剛負氣傲物數訾議大臣得失申時行許國等忌之會植東之攻時行國遂力詆植東之而陰斥用賢中行謂昔之專恣在權貴今乃在下僚昔顛倒是非在小人今

乃在君子意氣感激偶成一二事遂自負不世之節號召浮薄喜事之人黨同  
伐異罔上行私其風不可長於是用賢抗辨求去極言朋黨之說小人以之去  
君子空人國詞甚激憤帝不聽其去黨論之興遂自此始尋充經筵講官再遷  
右庶子改南京祭酒薦舉人王之士鄧元錫劉元卿清修積學又請建儲育言  
官李沂罪居三年擢南京禮部右侍郎以吏部郎中趙南星薦改北部尋以本  
官兼教習庶吉士二十一年王錫爵復入內閣初用賢徙南中行思孝植東之  
已前貶或罷去故執政安之及是用賢復以爭三王並封語侵錫爵爲所銜會  
改吏部左侍郎與文選郎顧憲成辨論人才羣情益附錫爵不便也用賢故所  
絕婚吳之彥者錫爵里人時以僉事論罷使其子鎮訐用賢論財逐壻蔑法棄  
倫用賢疏辨乞休詔禮官平議尙書羅萬化以之彥其門生引嫌力辭錫爵乃  
上議曰用賢輕絕之彥緩發均失也今趙女已嫁難問初盟吳男未婚無容反  
坐欲折其衷宜聽用賢引疾而曲貸之彥詔從之用賢遂免歸戶部郎中楊應  
宿鄭材復力詆用賢請據律行法都御史李世達侍郎李楨疏直用賢斥兩人

讒謗遂爲所攻高攀龍吳弘濟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輩皆坐論救褫職自是朋黨論益熾中行用賢植東之創於前元標南星憲成攀龍繼之言事者益裁量執政執政日與枝拄水火薄射訖於明亡云用賢長身聳肩議論風發有經濟大略蘇松嘉湖諸府財賦敵天下半民生坐困用賢官庶子時與進士袁黃商榷數十晝夜條十四事上之時行錫爵以爲吳人不當言吳事調旨切責寢不行家居四年卒天啓初贈太子少保禮部尙書諡文毅孫士春士錦崇禎十年同舉進士士春字景之第三人及第授編修明年兵部尙書楊嗣昌奪情視事未幾入閣少詹事黃道周劾之下獄士春上疏曰嗣昌墨縗視事旣已罔效陛下簡入綸扉自應力辭新命乃閱其奏牘徒計歲月久近間絕無哀痛惻怛之念何奸悖一至此也陛下破格奪情曰人才不足故耳不知人才所以不振正由愛功名薄忠孝致之且無事不講儲材有事輕言破格非用人無弊之道也臣祖用賢首論故相奪情幾斃杖下腊敗肉示子孫臣敢背家學負明主坐視綱常掃地哉帝怒謫廣東布政司照磨祖孫並以攻執政奪情斥士論重之

後復故官終左中允

艾穆字和父平江人以鄉舉署阜城教諭鄰郡諸生趙南星喬璧星皆就學焉入爲國子助教張居正知穆名欲用爲誥敕房中書舍人不應萬曆初擢刑部主事進員外郎錄囚陝西時居正法嚴決囚不如額者罪穆與御史議止決二人御史懼不稱穆曰我終不以人命博官也還朝居正盛氣譙讓穆曰主上冲年小臣體好生德佐公平允之治有罪甘之揖而退及居正遭喪奪情穆私居歎息遂與主事沈思孝抗疏諫曰自居正奪情妖星突見光逼中天言官曾士楚陳三謨甘犯清議率先請留人心頓死舉國如狂今星變未銷火災繼起臣敢自愛其死不灑血一爲陛下言之陛下之留居正也動曰爲社稷故夫社稷所重莫如綱常而元輔大臣者綱常之表也綱常不顧何社稷之能安且事偶一爲之者例也而萬世不易者先王之制也今棄先王之制而從近代之例如之何其可也居正今以例留腆顏就例矣異時國家有大慶賀大祭祀爲元輔者欲避則害君臣之義欲出則傷父子之情臣不知陛下何以處居正居正又

何以自處也徐庶以母故辭於昭烈曰臣方寸亂矣居正獨非人子而方寸不亂耶位極人臣反不修匹夫常節何以對天下後世臣聞古聖帝明王勸人以孝矣未聞從而奪之也爲人臣者移孝以事君矣未聞爲所奪也以禮義廉恥風天下猶恐不足顧乃奪之使天下爲人子者皆忘三年之愛於其父常紀墜矣異時卽欲以法度整齊之何可得耶陛下誠眷居正當愛之以德使奔喪終制以全大節則綱常植而朝廷正朝廷正而百官萬民莫不一於正災變無不可弭矣時吳中行趙用賢請令居正奔喪葬畢還朝而穆思孝直請令終制故居正尤怒中行用賢杖六十穆思孝皆八十加梏拏置之詔獄越三日以門扉舁出城穆遣戍涼州創重不省人事旣而復甦遂詣戍所穆居正鄉人也居正語人曰昔嚴分宜時未有同鄉攻擊者我不得比分宜矣九年大計復實穆思孝察籍及居正死言官交薦起戶部員外郎遷四川僉事屢遷太僕少卿十九年秋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故崇陽知縣周應中賓州知州葉春及行義過人穆舉以自代不報旣之官有告播州宣慰使楊應龍叛者貴州巡撫葉夢熊

請征之蜀人多言應龍強未易輕舉穆亦不欲加兵與夢熊異朝命兩撫臣會勘應龍不願赴貴州乃逮至重慶對簿論斬輸贖放之還穆病歸未幾卒後應龍復叛議者追咎穆奪其職喬璧星臨城人官右僉都御史亦巡撫四川葉春及歸善人由鄉舉授福清教諭上書陳時政纏纏三萬言終戶部郎中

沈思孝字純父嘉興人舉隆慶二年進士又三年謁選高拱署吏部欲留爲屬曹思孝辭焉乃授番禺知縣殷正茂總制兩廣欲聽民與番人互市且開海口諸山徵其稅思孝持不可萬曆初舉卓異入爲刑部主事張居正父喪奪情與艾穆合疏諫廷杖戍神電衛居正死召復官進光祿少卿政府惡李植江東之及思孝輩思孝遷太常少卿御史龔仲慶希指詆之思孝遂求去不許尋遷順天府尹坐寬縱冒籍舉人貶三秩視事思孝御三品服自若被劾調南京太僕卿仍貶三秩未幾謝病歸吏部尙書陸光祖起爲南京光祿卿尋進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寧夏哱拜叛詔思孝移駐下馬關爲總督魏學曾聲援思孝以兵少請募浙江及宣大騎卒各五千發內帑供軍并乞宥故都御史李材罪令立

功詔思孝近地召募而罷材勿遣思孝與學會議軍事不合給事中侯慶遠劾  
思孝舍門戶而守堂奧設邏卒以衛妻孥不任封疆事改撫河南辭不赴頃之  
召爲大理卿中官郝金詐傳懿旨下獄刑部薄其罪思孝駁誅之帝悅進工部  
左侍郎陝西織羊絨爲民患以思孝奏減十之四進右都御史協理戎政初廷  
推李禎爲首思孝次之帝特用思孝或疑有奧援給事中楊東明鄒廷彥相繼  
疏劾帝以廷彥受東明指謫東明奪廷彥俸二十三年吏部尙書孫丕揚掌外  
察黜參政丁此呂思孝與東之素善此呂會御史趙文炳劾文選郎蔣時馨受  
賄時馨疑思孝嗾之遂訐思孝先庇此呂後求吏部不得以此二事憾已遂結  
江東之劉應秋等令李三才屬文炳帝惡時馨罷其官思孝等疏辨且求去丕  
揚言時馨無罪此呂受贓有狀思孝不當庇因上此呂訪單乞歸訪單者吏部  
當察時咨公論以定賢否廷臣因得書所聞以投掌察者事率覈實然間有因  
以中所惡者帝降詔慰留丕揚逮此呂詰讓思孝御史俞价強思馮從吾給事  
中黃運泰祝世祿皆爲時馨訟冤語侵思孝東之給事中楊天民馬經綸馬文

卿又各疏劾思孝大抵言文炳之疏由思孝藉以搖不揚也思孝屢乞罷因詆  
不揚負國員外郎岳元聲言大臣相攻宜兩罷似並論不揚思孝而其指特攻  
時馨以及不揚疏方上文炳忽變其說謂元聲東之述思孝意迫之救此呂劾  
時馨非己意也帝皆置不問思孝素以直節高天下然尙氣好勝動輒多忤以  
此呂故頗被物議然時馨此呂皆非端人不揚思孝亦各有所左右其明年御  
史林培請辨忠邪又力詆思孝東之且言不揚杜門半載辭疏十上意必得請  
而後已思孝則杜門未幾近見從吾運泰等罷謂朝廷不難去言官五六人以  
安我此人不去爲朝端害帝顧思孝厚謫培官乾清宮災思孝請行皇長子冠  
禮以回天心又以日本封事大壞請亟修戰守備并論趙志臯石星誤國其秋  
不揚去位思孝亦引疾詔馳傳歸朝端議論始息久之不揚復起爲吏部御史  
史記事復詆思孝與顧天埈合謀欲構陷不揚顧憲成高攀龍力辨其誣而思  
孝卒矣天啓中贈太子少保丁此呂字右武新建人萬曆五年進士由漳州推  
官徵授御史慈寧宮災請撤鼈山停織造燒造還建言譴謫諸臣去張居正餘

黨速誅徐爵游七報聞尋劾禮部侍郎高啓愚命題示禪授意謫潞安推官語詳李植傳尋遷太僕丞歷浙江右參政考察論黜復遣官逮之大學士趙志臯等再疏乞宥且言此呂有氣節未必果貪污不揚亦言此呂無逮問條乞免送詔獄帝皆不從逮下鎮撫謫戍邊

贊曰劉臺諸人皆以論張居正得罪罰最重者名亦最高用汲之免也幸耳平心論之居正爲相於國事不爲無功諸人論之不無過當然聞謗而不知懼忿戾怨毒務快己意虧盈好還禍釀身後傳曰惟善人能受盡言於戲難哉

明史卷二百二十九

藝文拾遺目錄

卷之二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七

明史卷二百三十

列傳第一百一十八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蔡時鼎

萬國欽王教

饒伸

劉元震

元霖

湯顯祖

李瑄

遼中立

盧明諷

楊恂

冀

朱爵

姜士昌

宋憲

馬孟禎

汪若霖

蔡時鼎字台甫漳浦人萬曆二年進士歷知桐鄉元城爲治清嚴徵授御史太和山提督中官田玉兼分守事時鼎言不可並及玉不法狀御史丁此呂以劾高啓愚被謫時鼎論救語侵楊巍申時行報聞已巡鹽兩淮悉捐其羨爲開河費置屬邑學田還朝會戚畹子弟有求舉不獲者誣順天考官張一桂私其客馮詩章維寧及編修史鈞子記純又濫取冒籍者五人帝怒命詩維寧荷枷解一桂鈞官時行等爲之解帝益怒奪鈞職下詩維寧吏法司廷鞫無驗忤旨被讓卒枷二人一月而調一桂南京時鼎以事初糾發不由外廷徑從中出極言

宵人蜚語直達御前其漸不可長且盡疑大臣言官有私則是股肱耳目舉不可信所信者誰也帝怒手札諭閣臣治罪會時行及王錫爵在告許國王家屏僅擬停俸且請稍減詩維寧荷校之期以全其命帝不從責時鼎疑君訕上降極邊雜職又使人诇知發遣冒籍者多寬縱責府尹沈思孝對狀國家屏復上言人君貴明不貴察苟任一己見聞猜防苛密縱聽斷精審何補於治且使姦人乘機得中傷害類害胡可言願停察訪以崇大體宥言官以彰聖度帝不懌手詔詰讓是日帝思時行遣中使就第勞問而國等既被責具疏謝執爭如初會帝意稍解乃報聞時鼎竟謫馬邑典史告歸居二年吏部擬序遷不許御史王世揚請如石星海瑞鄒元標例起之廢籍不報已起太平推官進南京刑部主事就改吏部十八年冬復疏劾時行略言比年天災民困紀綱紊斁吏治混淆陛下深居宮闈臣民呼籲莫聞然羣工進言猶蒙寬貸乃輔臣時行則樹黨自堅忌言益甚不必明指其失卽意向稍左亦輒中傷或顯斥於當時或徐退於後日致天下誤佞成風正氣消沮方且內託之乎雅量外託之乎清明此聖

賢所以重似是之防嚴亂德之戒也夫營私之念重則奉公之意必衰巧詐之  
機熟則忠誠之節必退自張居正物故張四維憂去時行卽爲首輔懲前專擅  
矯以謙退鑒昔嚴苛矯以寬平非不欲示休休之量養和平之福無如患得患  
失之心勝而不可則止之義微貌退讓而心貪競外包容而中忮刻私僞萌生  
欲蓋彌著夫居正之禍在徇私滅公然其持法任事猶足有補於國今也改革  
其美而紹述其私盡去其維天下之心而益巧其欺天下之術徒思邀福一身  
不顧國禍若而人者尙可俾相天下哉因歷數其十失勸之省改疏留中尋進  
南京禮部郎中卒官貧不具含殮士大夫賻而治其喪

萬國欽字二愚新建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婺源知縣徵拜御史言事慷慨不  
避權貴十八年劾吏部尙書楊巍被詰讓里居尙書董份大學士申時行王錫  
爵座主也屬浙江巡按御史奏請存問國欽言份詔事嚴嵩又娶尙書吳鵬已  
字之女居鄉無狀不宜加隆禮事遂寢初吏部員外郎趙南星戶部主事張士  
昌疏斥政府私人給事中李春開以出位糾南星士昌而其黨陳與郊爲助刑

部主事吳正志上疏言春開與郊媚政府干清議且論御史林祖述保留大臣之非於是御史赫瀛集諸御史於朝堂議合疏糾正志以臺體爲辭國欽與周孔教獨不署名瀛大恚盛氣讓國欽國欽曰冠豸冠服豸服乃日以保留大臣傾善類爲事我不能苟同瀛氣奪疏不果上而正志竟謫宜君典史奄人袁進等毆殺平民國欽再疏劾之十八年夏火落赤諸部頻犯臨洮鞏昌七月帝召見時行等於皇極門咨以方略言邊備廢弛督撫乏調度欲大有所振飭時行以款貢足恃爲言帝曰款貢亦不足恃若專務媚敵使心驕意大豈有饜足時時行等奉諭而退未幾警報狎至乃推鄭洛爲經略尙書行邊實用以主款議也國欽抗疏劾時行曰陛下以西事孔棘特召輔臣議戰守而輔臣於召對時乃飾詞欺罔陛下怒賊侵軼則以爲攻抄熟番臨鞏果番地乎陛下責督撫失機則以爲咎在武臣封疆儻事督撫果無與乎陛下言款貢難恃則云通貢二十年活生靈百萬西寧之敗肅州之掠獨非生靈乎是陛下意在戰時行必不欲戰陛下意在絕和時行必欲與和蓋由九邊將帥歲餽金錢漫無成畫寇已

殘城堡殺吏民猶謂計得三邊總督梅友松意專媚敵前奏順義謝恩西去矣  
何又圍我臨鞏後疏感誇戰績矣何景古城全軍皆覆甘肅巡撫李廷儀延賊  
入關不聞奏報反代請贖罪計馬牛布帛不及三十金而殺掠何止萬計欲仍  
通市臣不知於國法何如也此三人皆時行私黨故敢朋奸誤國乃爾因列上  
時行納賄數事帝謂其淆亂國事誣污大臣謫劍州判官初國欽疏上座主許  
國責之曰若此舉爲名節乎爲國家乎國欽曰何敢爲名節惟爲國事耳卽言  
未當死生利害聽之國無以難二十年吏部尙書陸光祖擬量移國欽爲建寧  
推官饒伸爲刑部主事帝以二人皆特貶不宜遷切責光祖而盡罷文選郎中  
王教員外郎葉隆光主事唐世堯陳遴璋等大學士趙志皇疏救亦被譙責國  
欽後歷南京刑部郎中卒王教淄川人佐光祖澄清吏治給事中胡汝寧承權  
要旨劾之事旋白竟坐推國欽伸斥爲民

饒伸字抑之進賢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工部主事十六年庶子黃洪憲典順  
天試大學士王錫爵子衡爲舉首申時行婿李鴻亦預選禮部主事于孔兼疑

舉人屠大壯及鴻有私尙書朱賡禮科都給事中苗朝陽欲寢其事禮部郎中高桂遂發憤謫可疑者八人並及衡請得覆試錫爵疏辨與時行並乞罷帝皆慰留之而從桂請命覆試禮部侍郎于慎行以大壯文獨劣擬乙置之都御史吳時來及朝陽不可桂直前力爭乃如慎行議列甲乙以上時行錫爵調旨盡留之且奪桂俸二月衡實有才名錫爵大憤復上疏極詆桂伸乃抗疏言張居正三子連占高科而輔臣子弟遂成故事洪憲更謂一舉不足重居然置之選首子不與試則錄其壻其他私弊不乏聞覆試之日多有不能文者時來罔分優劣蒙面與桂力爭遂朦朧擬請至錫爵訐桂一疏劍戟森然乖對君之體錫爵柄用三年放逐賢士援引儉人今又巧護己私欺罔主上勢將爲居正之續時來附權蔑紀不稱憲長請俱賜罷疏既入錫爵時行並杜門求去而許國以典會試入場閣中遂無一人中官送章奏於時行私第時行仍封還帝驚曰閣中竟無人耶乃慰留時行等而下伸詔獄給事中胡汝寧御史林祖述等復劾伸及桂以媚執政御史毛在又侵孔兼謂桂疏其所使孔兼奏辨求罷於是詔

諸司嚴約所屬毋出位沽名而削伸籍貶桂三秩調邊方孔兼得免伸既斥朝士多咎錫爵錫爵不自安屢請敘用起伸南京工部主事改南京吏部引疾歸遂不復出熹宗卽位起南京光祿寺少卿天啓四年累官刑部左侍郎魏忠賢亂政請告歸所輯學海六百餘卷時稱其浩博兄位累官工部右侍郎母年百歲與伸先後以侍養歸先是任邱劉元震元霖兄弟俱官九列以母年近百歲先後乞養親歸與伸兄弟相類一時皆以爲榮元震字元東隆慶五年進士由庶吉士萬曆中歷官吏部侍郎天啓中贈禮部尚書謚文莊元霖萬曆八年進士歷官工部尚書福王開邸洛陽有所營建元霖執奏罷之卒贈太子太保

湯顯祖字若士臨川人少善屬文有時名張居正欲其子及第羅海內名士以張之聞顯祖及沈懋學名命諸子延致顯祖謝弗往懋學遂與居正子嗣修偕及第顯祖至萬曆十一年始成進士授南京太常博士就遷禮部主事十八年帝以星變嚴責言官欺蔽並停俸一年顯祖上言曰言官豈盡不肖蓋陛下威福之柄潛爲輔臣所竊故言官向背之情亦爲默移御史丁此呂首發科場欺

蔽申時行屬楊巍劾去之御史萬國欽極論封疆欺蔽時行諷同官許國遠謫之一言相侵無不出之於外於是無恥之徒但知自結於執政所得爵祿直以爲執政與之縱他日不保身名而今日固已富貴矣給事中楊文舉奉詔理荒政徵賄鉅萬抵杭日宴西湖鬻獄市薦以漁厚利輔臣乃及其報命擢首諫垣給事中胡汝寧攻擊饒伸不過權門鬻犬以其私人猥見任用夫陛下方責言官欺蔽而輔臣欺蔽自如失今不治臣謂陛下可惜者四朝廷以爵祿植等類今直爲私門蔓桃李是爵祿可惜也羣臣風靡罔識廉恥是人才可惜也輔臣不越例予人富貴不見爲恩是成憲可惜也陛下御天下二十年前十年之政張居正剛而多欲以羣私人囂然壞之後十年之政時行柔而多欲以羣私人靡然壞之此聖政可惜也乞立斥文舉汝寧誠諭輔臣省愆悔過帝怒謫徐聞典史稍遷遂昌知縣二十六年上計京師投劾歸又明年大計主者議黜之李維禎爲監司力爭不得竟奪官家居二十年卒顯祖意氣慷慨善李化龍李三才梅國禎後皆通顯有建豎而顯祖贈蹬窮老三才督漕淮上遣書迎之謝不

往顯祖建言之明年福建僉事李琯奉表入都列時行十罪語侵王錫爵言惟  
錫爵敢恣睢故時行益貪戾請並斥以謝天下帝怒削其籍甫兩月時行亦罷  
琯豐城人萬曆五年進士嘗官御史既斥歸家居三十年而卒顯祖子開遠自  
有傳

遜中立字與權聊城人萬曆十七年進士由行人擢吏科給事中遇事敢言行  
人高攀龍御史吳弘濟南部郎譚一召孫繼有安希范咸以爭趙用賢之罷被  
斥中立抗疏曰諸臣率好修士使跼伏田野誠可惜也陛下怒言者則曰出朕  
獨斷輔臣王錫爵亦曰至尊親裁臣謂所斥者非正人也則斷自宸衷固陛下  
去邪之明卽擬自輔臣亦大臣爲國之正若所斥者果正人也出於輔臣之調  
旨而有心斥逐者爲妬賢卽出於至尊之親裁而不能匡救者爲竊位大臣以  
人事君之道當如是乎陛下欲安輔臣則罷言者不知言者罷輔臣益不自安  
疏入忤旨停俸一歲尋進兵科右給事中有詔修國史錫爵舉故詹事劉虞夔  
爲總裁虞夔錫爵門生也以拾遺劾罷諸御史言不當召而中立詆虞夔尤力

並侵錫爵遂寢召命未幾文選郎顧憲成等以會推閣臣事被斥給事中盧明  
諭救之亦貶秩中立上言兩年以來銓臣相繼屏斥尙書孫鑛去矣陳有年杜  
門求罷矣文選一署空曹逐者至再三而憲成又繼之臣恐今而後非如王國  
光楊巍則不能一日爲冢宰非如徐一樞謝廷案劉希孟則不能一日爲選郎  
臧否混淆舉錯倒置使黜陟重典寄之權門用舍斥罰視一時喜怒公議壅闕  
煩言滋起此人才消長之機理道廢興之漸不可不深慮也且會推閣臣非自  
十九年始皇祖二十八年廷推六員而張治李本二臣用卽今元輔錫爵之入  
閣亦會推也蓋特簡與廷推祖宗並行已久廷推必諧於僉議特簡或由於私  
援今輔臣趙志皋等不稽故典妄激聖怒卽揭救數語譬之強笑而神不偕來  
欲以動聽難矣方今疆場交聳公私耗敝羣情思亂識者懷憂乃朝議紛紜若  
爾豈得不長歎息哉帝怒嚴旨責讓斥明諭爲民而貶中立陝西按察司知事  
引疾歸家居二十年卒熹宗時贈光祿少卿盧明諭黃巖人萬曆十四年進士  
楊恂字伯純代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行人擢刑科給事中錦衣宍官多至二

千人請大加裁汰不用累遷戶科都給事中朝鮮用兵冒破帑金不貲恂請嚴  
敕邊臣而劾武庫郎劉黃裳侵耗罪黃裳卒罷去尋上節財四議格不行王錫  
爵謝政趙志臯代爲首輔御史柳佐章守誠劾之志臯乞罷不許御史冀體極  
論志臯不可不去帝怒責對狀體抗辭不屈貶三秩出之外以論救者衆竟斥  
爲民恂復論志臯並及張位其略曰今之議執政者僉曰擬旨失當也貪鄙無  
爲也是固可憂而所憂有大於是者許茂樞罷閑錦衣厚齎金玉爲奸被人緝  
獲使大臣清節素孚彼安敢冒昧如此乃緝獲者被責而行賄者不問欲天下  
澄清其可得耶可憂者一楊應龍負固不服執政貪其重餌與之交通如近日  
綦江捕獲奸人得所投本兵及提督巡捕私書其餘四緘及黃金五百白金千  
虎豹皮數十不言所投臣細詢播人始囁嚅言曰求票擬耳夫票擬輔臣事也  
而使小醜得以利動哉可憂者二推陞者吏部職也邇來刱專擅之說以蠱惑  
聖聰陛下入其言而疑之於是內託上意外諉廷推或正或陪惟意所欲苟兩  
者俱無當則駁令更推少不如意譴謫加焉倘謂簡在帝心非政府所預何所

用者非梓里姻親則門牆密契也如是而猶曰吏部專擅乎可憂者三言官天子耳目糾繩獻納其職也邇來進朋黨之說以激聖怒陛下納其譖而惡之於是假託天威肆行胸臆非顯斥於建白之時則陰中於遷除之日倘謂斷自宸衷無可挽救何所斥者非宿昔積怨則近日深讐也如是而猶謂言官結黨乎可憂者四首輔志臯日薄西山固無足責位素負物望乃所爲若斯且其機械獨深朋邪日衆將來之禍更有難言者請罷志臯而防位嚴飭陳于陛沈一貫毋效二人所爲疏入忤旨命鑄一級出之外志臯位疏辨且乞宥恂于陛一貫亦論救乃以原品調陝西按察經歷引疾歸久之吏部尚書蔡國珍奉詔起廢及恂未召卒冀體武安人被廢累薦不起卒於家其時以論志臯獲譖者又有朱爵開州人由莊平知縣召爲吏科給事中嘗論時政闕失因疏志臯位寢閣壅蔽罪不報尋切諫三王並封且論救朱維京王如堅等復劾志臯位私同年羅萬化爲吏部坐謫山西按察知事卒於家天啓中贈太僕少卿

姜士昌字仲文丹陽人父寶字廷善嘉靖三十一年進士官編修不附嚴嵩出

爲四川提學僉事再轉福建提學副使累遷南京國子監祭酒請罷納粟例復  
積分法又請令公侯伯子弟及舉人盡入監肄業詔皆從之累官南京禮部尙  
書嘗割田千畝以贍宗族士昌五歲授書至惟善爲寶以父名輒讀拱立師大  
奇之舉萬曆八年進士除戶部主事進員外郎請帝杜留中錄遺直舉召對崇  
節儉尋進郎中以省親去還朝言吏部侍郎徐顯卿構陷張位少詹事黃洪憲  
力擠趙用賢宜黜之以警官邪主事鄒元標參政呂坤副使李三才素著直諫  
宜拔擢以厲士節又請復連坐之法慎巡撫之選旌苦節之士重贓吏之罰疏  
入給事中李春開劾其出位遂下詔禁諸司毋越職刺舉已因風霾請早建國  
本貴妃父鄭承憲乞改造父塋詔與五千金士昌言太后兄陳昌言止五百金  
而妃家乃十之何以示天下弗納稍遷陝西提學副使江西參政三十四年大  
學士沈一貫沈鯉相繼去國明年秋士昌齎表入都上疏言皇上聽一貫鯉並  
去輿論無不快一貫而惜鯉夫一貫招權罔利大壞士風吏道恐天下林居貞  
士與己齟齬一切阻遏以杜將來卽得罪張居正諸臣皇上素知其忠義注意

拔擢者皆擯不復用甚則借他事處之其直道左遷諸人久經遷轉在告者一貫亦擯不復用在廷守正不阿魁磊老成之彥小有同異亦巧計罷之且空部院以便於擇所欲用空言路以便於恣所欲爲空天下諸曹與部院言路等使人不疑至於己所欲用所欲爲者又無不可實力而得志所不欲者輒流涕語人曰吾力不能得之皇上善則歸己過則歸君人人知其不忠夫鯉不肥身家不擇利便惟以衆賢効之君較一貫忠邪遠甚一貫旣歸貨財如山金玉堆積鯉家徒壁立貧無餘貲較一貫貪廉遠甚一貫患鯉邪正相形借妖書事傾害非皇上聖明幾至大悞臣以爲輔臣若一貫儉邪異常直合古今奸臣盧杞章惇而三矣然竟無一人以鯉一貫之賢奸爲皇上正言別白者臣竊痛之且一貫之用由王錫爵所推轂今一貫去以錫爵代首揆是一貫未嘗去也錫爵素有重名非一貫比然器量褊狹嫉善如讐高桂趙南星薛敷教張納陛于孔兼高攀龍孫繼有安希范譚一召顧憲成章嘉禎等一黜不復頃聞錫爵有疏請錄遺佚謂宜如其所請召還諸臣然後敦趣就道不然恐錫爵無復出理也至

論劾一貫諸臣如劉元珍龐時雍陳嘉訓朱吾弼亦極宜召復以爲盡忠發奸者之勸至於他臣以觸忤被中傷異同致罷去者請皆以次拂拭用之說者謂皇上於諸臣雖三下明詔意若向用寔未欲用者臣獨以爲不然皇上初嘗罷傅應禎余懋學鄒元標艾穆沈思孝吳中行趙用賢朱鴻謨孟一脉趙世卿郭惟賢王用汲等後又嘗謫魏允貞李三才黃道瞻譚希思周弘禴江東之李植曾乾亨馮景隆馬應圖王德新顧憲成李懋檜董基張鳴岡饒伸郭寶諸壽賢顧允成彭遵古薛敷教吳正志王之棟等旋皆擢用頃年改調銓曹鄒觀光劉學曾李復陽羅朝國趙邦柱洪文衡等於南京亦俱漸還清秩而鄒元標起自戌所累蒙遷擢其後未有一言忤主而謂皇上忽復怒之而調之南而錮不復用豈不厚誣皇上也哉蓋皇上本無不用諸臣之心而輔臣實決不用諸臣之策也說者謂俗流世壞宜用潔清之臣表率之然古今廉相獨推楊綰杜黃裳以其能推賢薦士耳王安石亦有清名乃用其學術驅斥諸賢竟以禍宋爲輔臣者可不鑒於此哉其意以陰諷李廷機廷機大憲疏辨曰人才起用臣等不

惟不敢干至尊之權亦何敢侵吏部職士昌見疏復貽書規之廷機益不悅然  
帝尙未有意罪士昌也會朱賡亦疏辨如廷機指帝乃下士昌疏命罪之吏部  
侍郎楊時喬副都御史詹沂請薄罰不許詔鑄三秩爲廣西僉事御史宋燾論  
救復詆一貫刺廷機帝益怒謫燾平定判官再謫士昌興安典史士昌好學勵  
名檢居恆憤時疾俗欲以身輓之故雖居散僚數有論建竟齟齬以終士昌謫  
之明年禮部主事鄭振先劾賡等大罪十二亦鑄三秩調邊方用宋燾泰安人  
萬曆二十九年進士自庶吉士授御史任氣好搏擊出按應天諸府疏斥首輔  
朱賡廷臣繼有請皆責備輔臣其端自燾發也及坐謫旋請假歸卒於家天啓  
初贈士昌太常少卿燾光祿少卿

馬孟禎字泰符桐城人萬曆二十六年進士授分宜知縣將內召以征賦不及  
四分爲戶部尙書趙世卿所劾詔鑄二秩甫三日而民逋悉完鄒元標萬國欽  
輩亟稱之續授御史文選郎王永光儀制郎張嗣誠都給事中姚文蔚陳治則  
以附政府擢京卿南京右都御史沈子木年幾八十未謝政孟禎並疏論之大

學士李廷機被劾奏辨言入仕以來初無大謬孟禎駁之曰廷機在禮部昵邪  
妾司官彭遵古而聶雲翰建言忤時則抑之至死秉政未幾姜士昌宋憲鄭振  
先皆得罪姚文蔚等濫授京堂陳用賓等屢擬寬旨猶不謂之謬哉王錫爵辭  
召密疏痛詆言者孟禎及南京給事中段然並上疏極論尋陳僉商之害發工  
部郎陳民志范鈁贖貨罪又陳通壅蔽錄直臣決用舍恤民窮急邊餉五事請  
召用鄒元標趙南星王德完放廷機還田里皆不報三十九年夏怡神殿災孟  
禎言二十年來郊廟朝講召對面議俱廢通下情者惟章奏而疏入旨出悉由  
內侍其徹御覽與果出聖意否不得而知此朝政可慮也臣子分流別戶入主  
出奴愛憎由心雌黃信口流言蜚語騰入禁庭此士習可慮也畿輔山東山西  
河南比歲旱饑民間賣女鬻兒食妻啖子挺而走險急何能擇一呼四應則小  
盜合羣將爲豪傑之藉此民情可慮也帝亦不省吏部侍郎蕭雲舉佐京察有  
所庇孟禎首疏攻之論者日衆雲舉引去山海參將李獲陽忤稅監下獄死孟  
禎爲訟冤因請貸卞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嗣善等之在獄者且言楚宗一獄

死者已多今被錮高牆者誰非高皇帝子孫乃令至是皆弗聽四十二年冬考選科道中書舍人張先房知縣趙運昌張廷拱曠鳴鸞濮中玉以言論忤時抑不得與孟禎不平具疏論之是時三黨勢張忌孟禎讜直出爲廣東副使移疾不赴天啓初起南京光祿少卿召改太僕以憂歸魏忠賢得志爲御史王業浩所論遂削籍崇禎初復官孟禎少貧既通顯家無贏資惟銜趙世卿抑己旣入臺卽疏劾世卿人以爲隘

汪若霖字時甫光州人父治保定知府若霖舉萬曆二十年進士授行人三十年擢戶科給事中言有司貪殘率從輕論非律邊吏竭脂膏外媚敵內媚要津而京軍十萬半虛冒非計兵部尙書蕭大亨被劾求去吏部議留若霖力詆部議雲南民變殺稅使楊榮詔從巡撫趙用賓言命四川邱承雲兼領若霖言用賓養成榮惡今不直請罷稅而倡議領於四川負國甚乞亟斥用賓追寢前命皆不報進禮科右給事中自正月至四月不雨若霖上疏曰臣稽洪範傳言之不從是謂不入厥罰恆暘今郊廟宜親朝會宜舉東宮講習宜開此下累言

之而上不從者也又有上言之而中變者稅務歸有司權璫猶侵奪起廢有明  
詔啓事猶沉閣是也有上屢言之而久不決下數言之而上不斷者中外大僚  
之推補被劾諸臣之進退是也凡此皆言不從之類積鬱成災天人恆理陛下  
安得漠然而已哉時南京戶工二部缺尙書禮部缺侍郎廷推故尙書徐元泰  
貴州巡撫郭子章故詹事范醇敬若霖言三人不足任且舉者不能無私請自  
今廷推勿以一人主持衆皆畫諾宜籍舉主姓名復祖宗連坐之法詔申飭如  
若霖言所推悉報寢兵部主事張汝霖大學士朱賡壻也典試山東所取士有  
篇章不具者若霖疏劾之停其俸中官楊致中枉法拷殺指揮鄭光擢若霖率  
同官列其十罪不報朱賡獨相朝事益弛若霖言陛下獨相一賡而又晝接無  
聞補牘莫應此最大患也方今紀綱壞政事壅人才耗庶職空民力窮邊方廢  
宦豎橫盜賊繁士大夫幾忘廉恥禮義而小民愁苦冤痛之聲徹於寓內輔臣  
宜慨然任天下重收拾人心以効之當宁如徒謙讓未遑或以人言輕懷去就  
則陛下何賴焉賡乃緣若霖指力請帝急行新政帝亦不省五月朔大雨雹若

霖謂用人不廣大臣專權之象具疏切言之已而京師久雨壞田廬若霖復言大臣比周相倚小臣趨風其流益甚意復詆賡及新輔李廷機輩也三十六年巡視庫藏見老庫止銀八萬而外庫蕭然諸邊軍餉逋至百餘萬疏請集議長策亦留中先是吏部列上考選應授科道者知縣新建汪元功進賢黃汝亨南昌黃一騰與焉賡黨給事中陳治則推轂元功汝亨若霖劾二人囂競吏部因改擬部曹治則怒劾一騰交搆帝以言官紛爭留部疏廷臣屢請乃下而責若霖首倡煩言並元功汝亨一騰各貶一級出之外廷臣論救皆不省若霖遂出爲潁州判官卒

贊曰明至中葉以後建言者分曹爲朋率視閣臣爲進退依阿取寵則與之比反是則爭比者不容於清議而爭則名高故其時端揆之地遂爲抨擊之叢而國是淆矣雖然所言之是非閣臣之賢否黑白判然固非私怨惡之所得而加亦非可盡委之沽直好事謂人言之不足恤也

明史卷二百三十一

列傳第一百十九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顧憲成

歐陽東鳳  
吳炯

顧允成

張納陛  
諸壽賢

賈巖  
彭遵古

錢一本  
子春

于孔兼

陳泰來

史孟麟

薛敷教

安希范

吳弘濟  
孫繼有

劉元珍

龐時雍

葉茂才

顧憲成字叔時無錫人萬曆四年舉鄉試第一入年成進士授戶部主事大學士張居正病朝士羣爲之禱憲成不可同官代之署名憲成手削去之居正卒改吏部主事請告歸三年補驗封主事十五年大計京朝官都御史辛自修掌計事工部尙書何起鳴在拾遺中自修坐是失執政意給事中陳與郊承風旨並論起鳴自修實以攻自修而庇起鳴於是二人並罷并責御史糾起鳴者四人憲成不平上疏語侵執政被旨切責謫桂陽州判官稍遷處州推官丁母憂服除補泉州推官舉公廉第一擢吏部考功主事歷員外郎會有詔三皇子並

封王憲成偕同官上疏曰皇上因祖訓立嫡之條欲暫令三皇子並封王以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臣等伏而思之待之一言有大不可者太子天下本豫定太子所以固本是故有嫡立嫡無嫡立長就見在論是也待將來則非也我朝建儲家法東宮不待嫡元子不並封廷臣言甚詳皇上概弗省豈皇上創見有加列聖之上乎有天下者稱天子天子之元子稱太子天子繫乎天君與天一體也太子繫乎父父子一體也主鬯承祧於是乎在不可得而爵今欲並封三王元子之封何所係乎無所係則難乎其爲名有所係則難乎其爲實皇上以爲權宜云耳夫權宜者不得已而行之也元子爲太子諸子爲藩王於理順於分稱於情安有何不得已而然乎耦尊鈞大逼所由生皇上以祖訓爲法子孫以皇上爲法皇上不難創其所無後世詎難襲其所有自是而往幸皆有嫡可也不然無東宮也又幸而如皇上之英明可也不然凡皇子皆東宮也無乃啓萬世之大患乎皇后與皇上共承宗祧期於宗祧得人而已皇上之元子諸子卽皇后之元子諸子恭妃皇貴妃不得而私之統於尊也豈必如輔臣王錫

爵之請須拜皇后爲母而後稱子哉況始者奉旨少待二三年而已俄改二十  
年又改於二十一年然猶可以歲月期也今曰待嫡是未可以歲月期也命方  
布而忽更意屢遷而愈緩自並封命下叩闈上封事者不可勝數至里巷小民  
亦聚族而竊議是孰使之然哉人心之公也而皇上猶責輔臣以擔當錫爵夙  
夜趣召乃排羣議而順上旨豈所謂擔當必積誠感悟納皇上於無過之地乃  
真擔當耳不然皇上且不能如天下何而況錫爵哉皇上神明天縱非溺寵狎  
昵之比而不諒者見影而疑形聞響而疑聲卽臣等亦有不能爲皇上解者皇  
上盛德大業比隆三五而乃來此意外之紛紛不亦惜乎伏乞令皇元子早正  
儲位皇第三子皇第五子各就王爵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兄兄弟弟宗廟之福  
社稷之慶悉在是矣憲成又遺書錫爵反覆辨論其後並封議遂寢二十一年  
京察吏部尚書孫鑛考功郎中趙南星盡黜執政私人憲成實左右之及南星  
被斥憲成疏請同罷不報尋遷文選郎中所推舉率與執政牴牾先是吏部缺  
尚書錫爵欲用羅萬化憲成不可乃用陳有年後廷推閣臣萬化復不與錫爵

等皆憲萬化乃獲推會帝報罷而止及是錫爵將謝政廷推代者憲成舉故大學士王家屏忤帝意削籍歸事具有年傳憲成旣廢名益高中外推薦無慮百十疏帝悉不報至三十六年始起南京光祿少卿力辭不就四十年卒於家天啓初贈太常卿魏忠賢亂政其黨石三畏追論之遂削奪崇禎初贈吏部右侍郎謚端文憲成姿性絕人幼卽有志聖學暨削籍里居益覃精研究力闡王守仁無善無惡心之體之說邑故有東林書院宋楊時講道處也憲成與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歐陽東鳳與無錫知縣林宰爲之營構落成偕同志高攀龍錢一本薛敷教史孟麟于孔兼輩講學其中學者稱涇陽先生當是時士大夫抱道忤時者率退處林野聞風響附學舍至不能容憲成嘗曰官輦轂志不在君父官封疆志不在民生居水邊林下志不在世道君子無取焉故其講習之餘往往諷議朝政裁量人物朝士慕其風者多遙相應和由是東林名大著而忌者亦多旣而淮撫李三才被論憲成貽書葉向高孫不揚爲延譽御史吳亮刻之邸抄中攻三才者大譁而其時于玉立黃正賓輩附麗其間頗有輕浮好

事名徐光魁之徒遂以東林爲口實光魁騰疏攻憲成恣意誣詆謂游墅有小河東林專其稅爲書院費關使至東林輒以書招之卽不赴亦必致厚餽講學所至僕從如雲縣令館穀供億非二百金不辦會時必談時政郡邑行事偶相左必令改圖及受黃正賓賄其言絕無左驗光祿丞吳炯上言爲一一致辨因言憲成貽書救三才誠爲出位臣嘗咎之憲成亦自悔今憲成被誣天下將以講學爲戒絕口不談孔孟之道國家正氣從此而損非細事也疏入不報嗣後攻擊者不絕比憲成歿攻者猶未止凡救三才者爭辛亥京察者衛國本者發韓敬科場弊者請行勘熊廷弼者抗論張差梃擊者最後爭移宮紅丸者忤魏忠賢者率指目爲東林抨擊無虛日借魏忠賢毒燄一網盡去之殺戮禁錮善類爲一空崇禎立始漸收用而朋黨勢已成小人卒大熾禍中於國迄明亡而後已歐陽東鳳字千仞潛江人年十四喪父哀毀骨立母病嘔血跪而食之舉於鄉縣令憫其貧遺以田二百畝謝不受萬曆十七年成進士除興化知縣大水壞堤請振於上官不應遂自疏於朝坐越奏停俸然竟如所請屢遷南京刑

部郎中擢平樂知府撫諭生猺皆相親如子弟因白督學監司擇其俊秀者入學猺漸知禮讓稅使橫行東鳳力抗之以才調常州布帷瓦器胥吏不能牟一錢禽奸人劇盜且盡憲成輩講學爲建東林書院居四年謝事歸起山西副使擢南京太僕少卿並辭不就卒於家吳烟字晉明松江華亭人萬曆十七年成進士授杭州推官入爲兵部主事乞假歸恬靜端介不驚榮利家居十二年始起故官久之進光祿丞天啓中累遷南京太僕卿魏忠賢私人石三畏追論烟黨庇憲成落職閒住崇禎初復官炳家世素封無子置義田以贍族人郡中貧士及諸生赴舉者多所資給嘗輸黃金助邊被詔旌獎

顧允成字季時憲成弟性耿介厲名節舉萬曆十一年會試十四年始赴殿試對策中有曰陛下以鄭妃勤於奉侍冊爲皇貴妃廷臣不勝私憂過計請立東宮進封王恭妃非報罷則峻逐或不幸貴妃弄威福其戚屬左右竊而張之內外害可勝言頃張居正罔上行私陛下以爲不足信而付之二三匪人恐居正之專尙與陛下二此屬之事遂與陛下一二則易間一難圖也執政駭且恚置

末第會南畿督學御史德清人房寰連疏詆都御史海瑞允成不勝憤偕同年  
生彭遵古諸壽賢抗疏劾之略言寰妬賢醜正不復知人間羞恥事臣等自幼  
讀書卽知慕瑞以爲當代偉人寰大肆貪汙聞瑞之風宣愧且死反敢造言逞  
誣臣等所爲痛心因劾其欺罔七罪始寰疏出朝野多切齒而政府庇之但擬  
旨譙讓及得允成等疏謂寰已切讓不當出位妄奏奪三人冠帶還家省愆且  
令九卿約束辦事進士毋妄言時政南京太僕卿沈思孝上言二三年來今日  
以建言防人明日以越職加人罪且移牒諸司約禁而進士觀政者復令堂官  
鉗束之夫禁其作奸犯科可也而反禁其讜言直諫教其砥行立節可也而反  
教以緘默取容此風一開流弊何極諫官避禍希寵不言矣庶官又不當言大  
臣持祿養交不言矣小臣又不許言萬一權奸擅朝傾危宗社陛下安從聞之  
臣歷稽先朝故事練綱鄒智孫磐張璁並以書生建言未聞以爲罪獨奈何錮  
允成等耶疏入忤旨被責二人遂廢寰復詆瑞及思孝其言絕狂誕自是獲罪  
清議出爲江西副使給事中張鼎思劾其奸貪寰亦訐鼎思請寄事諸給事中

不平連章攻寰寰與鼎思並謫遂不復振久之南京御史陳邦科請錄用允成等不許巡按御史復言之詔許以教授用允成歷任南康保定入爲國子監博士遷禮部主事三王並封制下偕同官張納陞工部主事岳元聲合疏諫曰冊立大典年來無敢再瀆者以奉二十一年舉行之明詔茲旣屆期羣臣莫不引領而元輔王錫爵星駕趣朝一見禮部尙書羅萬化儀制郎于孔兼卽戒之弗言慨然獨任臣等實喜且慰不意陛下出禁中密扎竟付錫爵私邸而三王並封之議遂成卽次輔趙志臯張位亦不預聞夫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元子封王祖宗以來未有此禮錫爵安得專之而陛下安得創之當是時光祿丞朱維京給事中王如堅疏先入帝震怒戍極邊維京同官涂杰王學曾繼之斥爲民及是諫者益衆帝知不可盡斥但報遵旨行已而竟寢未幾吏部尙書孫鑛等以拾遺事被責允成謂閣臣張位實爲之上疏力詆位因及錫爵納陞亦抗章及論并侵附執政者帝怒謫允成光州判官納陞鄧州判官皆乞假歸不復出納陞字以登宜興人年十六從王畿講學舉萬曆十七年進士由刑部主事改禮

部生平尙風節鄉邑有利害輒爲請於有司而後已東林書院之會納陛與焉  
又與同邑史孟麟吳正志爲麗澤大會東南人士爭赴之時與允成等同以部  
曹爭三王並封又爭拾遺事者戶部主事滁人賈巖亦貶曹州判官投劾歸卒  
天啓中贈允成納陛光祿少卿巖尙寶丞諸壽賢字延之崑山人旣釋褐上疏  
願放歸田力學十年然後從政章下所司寢不奏旣斥歸久之起南陽教授入  
爲國子助教擢禮部主事戚里中貴干請輒拒之遘疾請告歸授徒自給久之  
卒彭遼古麻城人終光祿少卿

錢一本字國瑞武進人萬曆十一年進士除廬陵知縣徵授御史入臺卽發原  
任江西巡按祝大舟貪墨狀大舟至遣戍已論請從祀曹端陳真晟羅倫羅洪  
先於文廟出按廣西帝以張有德請備大禮儀物復更冊立東宮期而申時行  
柄國不能匡救一本上論相建儲二疏其論相曰昨俞旨下輔臣令輔臣總政  
夫朝廷之政輔臣安得總之內閣代言擬旨本顧問之遺遇有章奏閣臣宜各  
擬一旨今一出時行專斷皇上斷者十一時行斷者十九皇上斷謂之聖旨時

行斷亦謂之聖旨惟嫌怨所在則以出自聖斷爲言罪何可勝誅所當論者一  
評事雖于仁進四藥之箴陛下欲見之施行輔臣力勸留中既有言及輔臣之  
章亦盡留中不下道吾君以遂非文過如此復安望其盡忠補過耶所當論者  
二科場弊竇汙人齒頰而敢擬原無私弊之旨以欺吾君臣請執政子弟有中  
式而被人指摘者除名改廢又與見從仕籍者暫還里居俟父致政乃議進止  
毋令犬馬報主之心不勝其牛馬子孫之計所當論者三大臣以身殉國安復  
有家乃以遠臣爲近臣府庫又合遠近之臣爲內閣府庫開門受賂自執政始  
而歲歲申餽遺之禁何爲哉所當論者四墨敕斜封前代所患密啓言事先臣  
弗爲今閣臣或有救援之舉或有密勿之謀類具揭帖以進雖格言正論譏議  
忠謀已類斜封密啓之爲非有公聽並觀之正況所言公當與天下公言之所  
言私忠臣不私奈何援中書之故事啓留中之弊端昭恩怨之所由示威福之  
自己所當論者五我國家倣古爲治部院卽分職之六卿內閣卽論道之三公  
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頗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

公必爲請教而後行也所當論者六三公職在論道師道之教訓今講幄經年不御是何師也傳傅之德義今外帑匱乏私藏充盈不能一爲救正是何傳也保其身體今聖躬常年靜攝尙以多疾爲辭是何保也其兼銜必曰太子之師傅保而冊立皇元子之儀至今又復改遲臣不知其所兼者何職矣所當論者七翰林一途謂之儲相累貲躡級循列卿位以覬必得遂使國家命相之大任僅爲閣臣援引之私物庸者習軟熟結納之態黠者恣憑陵侵奪之謀外推內引璫閣表裏始進不正安望其終故自來內閣之臣一據其位遠者二十年近者十年不敗不止嵩之鑒不遠而居正蹈之居正之鑒不遠而時行又蹈之繼其後者庸碌罷鴦或甚於時行褊隘執拗又復爲居正若非大破常格公天下以選舉相道終未可言所當論者八先民詢芻蕘之言明王設誹謗之木今大臣懼人攻己而欲鉗天下之口不目之爲奸爲邪爲浮薄必詈之爲讒爲謗爲小人目前之耳目可塗身後之是非難罔所當論者九君臣之分等於天地今上名之曰總政己亦居之曰總政以其身居於寵利之極耐彈忍辱必老死

於位而後已古所謂元老大臣乃如是其不知進退存亡者耶大臣既無難進易退之節天下安有頑廉懦立之風舉一世之人心風俗糜爛於乞墦登龍之坑滔滔而莫之止是故陛下之治前數年不勝其操切慘刻而勢焰燦人後數年不勝其姑息委靡而賢愚共貫前之政自居正總今之政自時行總而皆不自朝廷總故也所當論者十然君道莫先論相而取人亦在君身願陛下勿以國本爲兒戲昔孔子以九經告君而先之修身勸賢大抵讒夫女謁貨利之交一有惑溺則內之心志決不清明外之身體決不強固矧以豔處之褒姒而爲善譖之驪姬狐媚旣以蠱其心鹿臺又復移其志陛下之方寸臣知其不能自持者多矣抑何以貴德尊士而修身取人哉其論國本曰陛下所以遲遲建儲者謂欲效皇祖世宗之爲耳然皇祖中年嘗立莊敬爲太子封皇考爲裕王非終不立太子也矧今日事體又迥然不同皇貴妃寵過皇后其處心積慮無一日而不萌奪嫡之心無一日而不思爲援立其子之計此世宗時所無也凡子必依於母皇元子之母壓於皇貴妃之下陛下曰長幼有序皇貴妃曰貴賤有

等倘一日遂其奪嫡之心不審陛下何以處此此世宗時所無也景王就封止  
皇考一人在京今則章服不別名分不正弟旣憑母之寵而朝夕近倅母又覬  
子之立而日夜樹功此世宗時所無也傳聞陛下先曾失言於皇貴妃皇貴妃  
執此爲信及今不斷蠱惑日深剛斷日餒事體日難此世宗時所無也前者有  
旨不許諸司激擾愈致遲延非陛下預設機穿以禦天下言者乎使屆期無一  
人言及則佯爲不知以冀其遲延有一人言及則禦之曰此來激擾我也改遲  
一年明年又一人言及則又曰此又來激擾我也又改二三年必使天下無一  
人敢言而後已庶幾依違遷就以全其私席昵愛之私而曾不顧國本從此動  
搖天下從此危亂臣以爲陛下之禦人至巧而爲謀則甚拙也此等機智不可  
以罔匹夫匹婦顧欲以欺天下萬世耶疏入留中時廷臣相繼爭國本惟一本  
言最憲直帝銜之無何杖給事中孟養浩中旨以養浩所逞之詞根托一本造  
言誣君搖亂大典遂斥爲民屢薦卒不用一本旣罷歸潛心六經濂洛諸書尤  
研精易學與顧憲成輩分主東林講席學者稱啓新先生里居二十五年預剋

卒日賦詩誌之如期而逝天啓初贈太僕寺少卿子春字若木萬曆三十二年進士歷知高陽獻二縣徵授御史太僕少卿徐兆魁攻李三才因痛訢顧憲成春三疏首發其儉邪出按湖廣請予禮部侍郎郭正域及光祿少卿顧憲成卹典楚宗人以許爲王事錮高牆者甚衆春爲訟冤尋復請釋回故宗家屬語甚切至咸寧知縣滿朝薦久繫奏請釋之因請并釋王邦才卞孔時又再疏劾守備中官杜茂且備陳採榷之害言臣不忍皇上聽小人之謀名出漢桓唐德下爲我明基禍之主帝以湖廣地爲福王莊田春三疏力爭帝降旨切責葉向高致政去方從哲爲首輔春抗疏言今天下久材則朝虛野實貨財則野虛朝實從哲不能救正而第於福王則無事不曲從臣嘗歎皇上有爲堯舜之資而輔佐無人僅得王家屏沈鯉又俱不信用其餘大抵庸惡陋劣奸回媚嫉之徒不意至從哲而風益下臣聞從哲每向人言輒云內相之意是甘爲萬安焦芳曾趙志臯沈一貫之不若也從哲疏辨乞去帝慰留而責春妄言瀆奏出爲福建右參議尋丁父艱天啓初起故官召爲尚寶少卿歷遷光祿卿五年魏忠賢黨

門克新劾春倚恃東林父作子述削籍歸崇禎九年召拜通政使遷戶部右侍郎歷尙書總督倉場條行釐弊十事以勞瘁予告未幾起南京戶部尙書疏請皇太子出閣從之累疏引疾不允九年條上戰守之策并論賊三可擊狀帝如議敕行十一年黃道周劉同升等諫楊嗣昌奪情被貶謫范景文等疏救春名與焉明年正月削景文籍置春不問春爲御史甚有聲及居大僚循職無咎會上疏請改折白糧忤旨罷歸是年卒

于孔兼字元時金壇人萬曆八年進士授九江推官入爲禮部主事再遷儀制郎中疏論都御史吳時來晚節不終不當諡忠恪因請諡楊爵陳瓚孟秋乃奪時來諡而諡爵忠介大學士王家屏以爭冊立求去孔兼上言陛下徇內嬖之情而搖主鬯之器不納輔臣之言反重諫官之罰且移怒吏部削籍三人夫萬國欽獲罪申時行饒伸獲罪王錫爵非獲罪於陛下也輔臣於數千里外能遙制朝權若此毋乃陛下以此示恩欲其復來共成他圖耶自陛下有近日之舉而善類寒心邪臣鼓掌將來逢君必巧豫教無期申生楊廣再見於今此宗廟

之不利非直臣等憂也帝得疏怒甚已竟留中明年正月有詔並封三王孔兼與員外郎陳泰來合疏爭曰立嫡之訓自古有之然歷考祖宗以來未有虛東宮之位以候嫡子者昔陛下正位東宮年甫六歲仁聖皇太后方在盛年先皇帝曾不少待陛下豈不省記乎地逼則嫌生禮殊則分定願收還新諭建儲封王一時並舉宗社幸甚未報孔兼又言陛下堅持待嫡之說既疑羣臣謗訕又謂朝綱倒持遂欲坐諫者以無禮於君之罪夫謂元子當立不容緩者君子也此有禮於君者王如堅諸人是也謂並封可行逢上意者小人也此無禮於君者許夢熊一人是也今欲以無禮之罪而加之有禮於其君者何以服人心昭國法臣又惟巫蠱之謗啓於堯母承乾之誅成於偏愛自古亂臣未有不窺人君之隙而逢迎以遂其奸者始錫爵之兩論並擬其負國悞君大矣既不能轉移君心決計於初乃以杜門求去爲計夫前無失策一去可以成名失而後爭爭而不得雖去不足塞責矣人謂錫爵言無不盡特苦陛下聽斷之不行臣則云陛下悔心已萌特憂錫爵感孚之未至若姑云徐徐坐視君父之過舉錫爵

縱不爲宗社計獨不爲身名計乎會廷臣多諫者其事竟寢士何考功郎中趙南星坐京察削籍孔兼泰來各疏救帝積前恨謫孔兼安吉判官泰來饒平典史孔兼投牒歸家居二十年杜門讀書矩矱整肅鄉人稱之無間言泰來字伯符平湖人年十九舉萬曆五年進士授順天教授進國子博士見執政與言路相水火上書規之坐是五年不調南京禮部郎中馬應圖泰來同邑又同年生也十三年上疏譏切執政又力詆給事中齊世臣御史龔懋賢蔡系周孫愈賢吳定而盛稱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李植諸人忤旨謫大同典史給事中王致祥御史柴祥等希執政意復連章劾應圖且言泰來爲點定奏章帝以應圖既貶不問泰來引疾歸久之起禮部主事進員外郎疏請建儲不報踰年遂卒年三十六天啓中孔兼泰來俱贈光祿少卿于氏爲金壇望族孔兼祖湛戶部侍郎兄文熙大名兵備副使再從弟仕廉南京戶部侍郎有清望

史孟麟字際明宜興人萬曆十一年進士授庶吉士改吏科給事中疏劾少詹事黃洪憲典試作奸左都御史吳時來沮抑言路執政庇之格不行員外郎趙

南星主事姜士昌相繼劾兩人并及副都御史詹仰庇執政滋不說吏科都給事中陳與郊素附執政屬同官李春開三疏訐南星士昌妄言帝止下春開疏而留南星士昌奏不發給事中王繼光萬自約不平復抗章論時來等詞甚峻切孟麟亦上疏力攻春開語并侵執政因求罷不許孟麟竟自引歸春開亦謝病去後以考察罷孟麟尋召爲兵科右給事中二十年大學士趙志臯張位言凡會議會推並令廷臣類奏取自上裁用杜專權孟麟疏爭曰自臣通籍以來竊見閣臣侵部院之權言路希閣臣之指官失其守言失其責久矣陛下更置輔臣與天下更始政事歸六部公論付言官天下方欣欣望治奈何忽有此令曩太祖罷中書省分設六部恐其專也而官各有職不相侵越則又惟恐其不專蓋以一事任一官則專不爲害即使敗事亦罪有所歸此祖宗建官之意也今令諸臣各書所見類奏以聽上裁則始以一部之事分而散之於諸司究以諸司之權合而收之於禁密事雖上裁旨由閣擬脫有私意奸其間內託上旨外諉廷言誰執其咎又脫有馮保張居正者夤緣爲奸授意外廷小人趨承扶

同罔上朝廷不得察其非當官不能爭其是又誰執其咎臣竊謂政權分之六部不可以爲專惟六部不專則必有專之者是乃收攬威權之漸必不可從也忤旨不納再遷吏科都給事中三王並封議起孟麟于孔兼等詣王錫爵邸爭之又進或問一篇別白尤力尙書孫鑛考功郎中趙南星掌癸巳京察孟麟實佐之南星以讒言斥孟麟亦引疾歸召拜太僕少卿復以疾去孟麟素砥名節復與東林講會時望益重家居十五年召起故官督四夷館會覩挺擊事疏請冊立皇太孫絕羣小覬覦之望且救御史劉光復帝怒謫兩浙鹽運判官熹宗立稍遷南京禮部主事累擢太僕卿卒

薛敷教字以身武進人祖應旂字仲常嘉靖十四年進士由慈谿知縣屢遷南京考功郎中主京察大學士嚴嵩嘗爲給事中王曠所劾囑尙寶丞諸傑貽書應旂令黜曠應旂反黜旂嵩大怒應旂又黜常州知府符驗嵩令御史桂榮劾應旂挾私黜郡守謫建昌通判歷浙江提學副使應旂雅工場屋文字與王鏊唐順之瞿景淳齊名其閨文所品題百不失一以大計罷歸顧憲成兄弟方少

從之學敷教遂與善用風節相期許及舉萬曆十七年進士與高攀龍同出趙南星門益以名教自任會南京御史王藩臣疏劾巡撫周繼不具揭都察院爲其長耿定向所劾左都御史吳時來因請申飭憲規藩臣坐停俸敷教上言時來壅遏言路代人狼噬而二三輔臣曲學險詖又故繩庶寮以崇九列塞主上聰明宜嚴黨邪之禁更易兩都臺長以清風憲疏上大學士申時行等疏言故事御史建白北京卽日投揭臺長南京則以三日藩臣廢故事薄罰未爲過必如敷教言將盡抑大臣而後可耶副都御史詹仰庇劾敷教煽惑人心淆亂國是詔敷教歸省過三年以教職用大學士許國以敷教其門生而疏語侵己尤憤自請罷斥因言邇來建言成風可要名可躡秩又可掩過故人競趨之爲捷徑此風既成莫可救止方今京師訛言東南赤旱臣未爲憂而獨憂此區區者彼止一時之災此則世道之慮也時來亦乞休力詆敷教及主事饒伸帝慰留國時來都給事中陳與郊復上疏極詆建言諸臣帝亦不問二十年夏起敷教鳳翔教授旋遷國子助教明年力爭三王並封又上書王錫爵尋以救南星謫

光州學正省母歸遂不復出敷教褪身嚴苦垢衣糲食終身未嘗受人饋家居二十年力持清議大吏有舉動多用敷教言而止後與憲成兄弟及攀龍輩講學卒贈尚寶司丞

安希范字小范無錫人萬曆十四年進士授行人遷禮部主事乞便養母改南京吏部二十一年行人高攀龍以趙用賢去國疏爭之與鄭材楊應宿相計攀龍謫揭陽典史御史吳弘濟復爭亦被黜希范上疏曰近年以來正直之臣不安於位趙南星孟化鯉爲選郎秉公持正乃次第屏黜趙用賢節槩震天下止以吳鎮豎子一疏而歸使應宿材得窺意指交章攻擊至如孫鑛之清修公正李世達之練達剛明李禎之孤介廉方並朝廷儀表鑛世達先後去國禎亦堅懷去志天下共惜諸臣不用而疑閣臣媚嫉不使竟其用也高攀龍一疏正直和平此陛下忠臣亦輔臣諍友至如應宿辨疏塗面喪心無復人理明旨下部科勘議未嘗不是攀龍非應宿及奉處分之詔則應宿僅從薄謫攀龍反竄炎荒輔臣誤國不忠無甚於此乃動輒自文諉之宸斷坐視君父過舉弼違補袞

之謂何苟俟降斥之後陽爲申救以愚天下耳目而天下早已知其肺腑矣吳弘濟辨別君子小人較若蒼素乃與攀龍相繼得罪臣之所惜不爲二臣正恐君子皆退小人皆進誰爲受其禍者乞陛下立斥應宿材爲小人媚竈之戒復攀龍弘濟官以獎忠良并嚴諭閣臣王錫爵無挾私植黨仇視正人則相業光而聖德亦光矣時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召主事孫繼有方以劾錫爵被謫希范疏入帝怒斥爲民希范恬靜簡易與東林講學之會熹宗嗣位將起官先卒贈光祿少卿吳弘濟字春陽秀水人希范同年進士由蒲圻知縣擢御史連劾福建巡撫司汝濟大理卿吳定戎政侍郎郝杰薊遼總督顧養謙不納三王並封詔下偕同官抗疏爭既而以論應宿攀龍事貶二秩調外王錫爵等疏救給事御史執政疏每上輒重其罰竟斥爲民未幾卒熹宗時贈官如希范譚一召大庾人孫繼有餘姚人一召疏曰輔臣錫爵再輔政以來斥逐言者無虛月攀龍弘濟之黜一何甚也自趙南星秉公考察錫爵含怒積憤故南星一掛彈章而斥于孔兼薛敷教張納陛等以申救而斥孟化鯉等以推張棟而斥李世達孫

鑑又相繼罷去矣怒心橫生觸事輒發又安知是非公論耶繼有疏曰吳弘濟  
救攀龍則黜黃紀賢吳文梓救弘濟則罰鄭材傾陷善類而黜罰不加何其舛  
也今所指爲攀龍罪者以攀龍謂陛下不親一事批答盡出輔臣然疏內初無  
此語何以服攀龍心然此猶小者耳本兵經略安危所係乃以匪人石星宋應  
昌任之豈不悞國家大計哉與一召疏並上帝怒曰近罪攀龍出朕獨斷小臣  
無狀詆誣閣臣朋奸黨惡不可不罪其除一召名謫繼有極邊雜職給事中葉  
繼美疏救二人及希范帝益怒并除繼有名遣官逮希范一召奪繼美俸一年  
錫爵力救詔免逮諸人遂廢於家繼有終知府

劉元珍字伯先無錫人萬曆二十三年進士初授南京禮部主事進郎中親老  
歸養起南京職方釐汰老弱營軍歲省銀二萬有奇三十三年京察吏部侍郎  
楊時喬都御史溫純盡黜政府私人錢夢臯等大學士沈一貫密爲地詔給事  
御史被黜者皆留且不下察疏元珍方服闋需次抗疏言一貫自秉政以來比  
暱愊人叢集奸慝假至尊之權以售私竊朝廷之恩以市德罔上不忠孰大於

是近見夢臯有疏每以黨加人從古小人未有不以朋黨之說先空善類者所  
關治亂安危之機非細故也疏奏留中一貫亟自辨乞明示獨斷之意以釋羣  
疑夢臯亦詆元珍爲溫純鷹犬疏皆不報未幾敕諭廷臣以留用言官之故貶  
元珍一秩調邊方一貫佯救給事御史侯慶遠葉永盛等亦爭之不從時員外  
郎賀燦然南京御史朱吾弼相繼論察典而主事龐時雍則直攻一貫欺罔者  
十誤國者十且曰一貫之富貴日崇陛下之社稷日壞頃南郊雷震正當一貫  
奏請頒行敕諭之時意者天厭其奸以警悟陛下俾早除讒慝乎帝得疏怒命  
并元珍燦然貶三秩調極邊頃之慶遠及御史李柟等申救帝益怒奪其俸謫  
元珍等極邊雜職俄御史周家棟指陳時政語過激帝遷怒元珍等皆除其名  
然察疏亦下諸被留者皆自免去光宗卽位起元珍光祿少卿時遼瀋旣沒故  
贊畫主事劉國縉入南四衛以招撫軍民爲名投牒督餉侍郎令發舟南濟議  
者欲推爲東路巡撫元珍上疏言國縉乃李成梁義兒成梁棄封疆國縉爲營  
免遂基禍本楊鎬李如柏喪師國縉甫爲贊畫卽奏保二人欲坐杜松以違制

創議用遼人冒官帑二十萬金募土兵三萬曾不得一卒之用被劾解官乃忽擁數萬衆欲問道登萊竄處內地萬一敵中間諜闖入其間何以備之疏下兵部巡撫議遂寢未幾元珍卒官初元珍罷歸以講學爲事表節義卽鰥寡行義重於時時雍汶上人萬曆二十年進士知丹徒縣歷戶兵二部主事旣除名未及起用而卒

葉茂才字參之無錫人萬曆十七年進士除刑部主事以便養改南京工部榷稅蕪湖課登輒縱民舟去旣而課羨請以餉邊卒不取一錢就改吏部進郎中三遷南京大理丞復引疾四十年起南京太僕少卿時朝士方植黨爭權祭酒湯賓尹修撰韓敬旣敗其黨猶力庇之御史湯世濟者敬邑人也疏陳時政陰詆發敬奸弊者茂才馳疏駁之其黨給事中官應震輩遂連疏力爭茂才更具揭發其隱因移疾乞休世濟益恚偕同年金汝諧牟志夔攻之不已茂才再疏折之竟自引去當是時黨人悉踞言路凡他曹有言必合力逐之茂才旣去黨人益專無復操異議者天啓初召爲太僕少卿改太常皆不赴四年擢南京工

部右侍郎明年抵官甫三月以時政日非謝病歸友人高攀龍被逮赴水死者將逮其子茂才力救免之未幾卒茂才恬淡寡嗜好通籍四十年家食強半始同邑顧憲成允成安希范劉元珍及攀龍並建言去國直聲震一時茂才祇以醇德稱及官太僕清流盡斥邪議益棼遂奮身與抗人由是服其勇時稱東林八君子憲成允成攀龍希范元珍武進錢一本薛敷教及茂才也

贊曰成弘以上學術醇而士習正其時講學未盛也正嘉之際王守仁聚徒於軍旅之中徐階講學於端揆之日流風所被傾動朝野於是搢紳之士遺佚之老聯講會立書院相望於遠近而名高速謗氣盛招尤物議橫生黨禍繼作乃至衆射之的咸指東林甘陵之部洛蜀之爭不烈於是矣憲成諸人清節姱修爲士林標準雖未嘗激揚標榜列君宗顧俊之目而負物望者引以爲重獵時譽者資以梯榮附麗游揚薰蕕猥雜豈講學初心實然哉語曰爲善無近名士君子亦可以知所處矣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

列傳第一百二十

總裁官總理事務 經筵講官少保兼太子太保保和殿大學士兼管吏部戶部尚書事加六級張廷玉等奉

敕修

魏允貞 第允中 劉廷蘭 王國余懋衡 李三才

魏允貞字懋忠南樂人萬曆五年進士授荊州推官大學士張居正歸葬羣吏趨事恐後允貞獨不赴且秩其奴治行最徵授御史吏部尚書梁夢龍罷允貞言詮衡任重往者會推之前所司率授指執政或司禮中官以故用非其人帝納其言特用嚴清中外翕服俄劾兵部尙書吳兌兌引去已陳時弊四事言自居正竊柄吏兵二部遷除必先闢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方自肅自居正三子連登制科流弊迄今未已請自今輔臣子弟中式俟致政之後始許廷對庶倖門稍杜自居正惡聞讐言每遇科道員缺率擇才性便給工詔媚善逢迎者授之致昌言不聞佞臣得志自今考

選時陛下宜嚴敕所司毋循故轍俺答自通市以來邊備懈弛三軍月餉既剋其半以充市賞復剋其半以奉要人士無宿飽何能禦寇至遼左戰功尤可駭異軍聲則日振於前生齒則日減於舊奏報失真遷敘逾格賞罰無章何以能國哉疏入下都察院先是居正旣私其子他輔臣呂調陽子興周張四維子泰徵甲徵申時行子用懋皆相繼得舉甲徵用懋將廷對而允貞疏適上四維大慍言臣待罪政府無所不當聞今因前以行私而欲臣不預聞吏兵二部事非制也因爲子白誣且乞骸骨時行亦疏辨帝並慰留而責允貞言過當戶部員外郎李三才奏允貞言是並貶秩調外允貞得許州判官給事中御史周邦傑趙卿等論救不納允貞雖謫然自是輔臣居位其子無復登第者久之累遷右通政二十一年以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允貞素剛果清操絕俗以所部地瘠民貧力裁幕府歲供及州縣冗費以其銀數萬繕亭障建烽堠置器市馬易粟又奏免平陽歲額站銀八萬以所省郵傳羨補之雁門平定軍以逋屯糧竄徙允貞奏除其租招令復業岢嵐互市省撫賞銀六萬汾州有兩郡王宗人與軍

民雜處知州秩卑不能制奏改爲府自款市成邊政廢允貞視要害築邊牆萬有餘丈政聲大著帝亦數嘉其能會詔中官張忠採礦山西允貞抗疏極諫不報已酉河王知燧請開解州安邑絳縣礦以儀賓督之指揮王守信請開平定稷山諸礦帝並報允允貞恐民愈擾請令忠兼領亦不納三殿災詔求直言允貞言咎在輔臣歷數趙志臯張位罪且曰前二臣以二月加恩踰月兩宮災今年又加恩而三殿復災天意昭然位等力辨求罷帝慰留責允貞邊臣不當言朝事因屢推不用遂肆狂言奪俸五月頃之允貞疏舉遺賢請召還王家屏陳有年沈鯉李世達王汝訓及小臣史孟麟張棟萬國欽馬經綸顧憲成趙南星鄒元標等疏留中以久次進右副都御史二十八年春疏陳時政缺失言行取諸臣幾經論薦陛下猶不輕予一官彼魯坤馬堂高淮孫朝輩試之何事舉之何人乃令其銜命橫行生殺予奪恣出其口廷臣所陳率國家大計一皆寢閣甚者嚴譴隨之彼報稅之徒悉無賴奸人鄉黨不齒顧乃朝奏夕報如響應聲臣不解也胥徒入鄉民間猶擾况緹騎四出如虎若狼家室立破如吳寶秀華

鈺諸人禍至慘矣而陛下曾不一念及錢穀出入上下相稽猶多奸弊敕使手握利權動逾數萬有司不敢問撫按不敢聞豈無吮膏血以自肥者而陛下曾不一察及金取於滇不足不止珠取於海不罄不止錦綺取於吳越不極奇巧不止乃元老聽其投閒直臣幾於永錮是陛下之愛賢士曾不如愛珠玉錦綺也疏奏亦不省先是張忠以開礦至後孫朝復至榷稅誅求百方允貞每事裁抑會忠杖死太平典史武三傑朝使者逼殺建雄縣丞李逢春允貞疏暴其罪朝怒劾允貞抗命沮撓帝留允貞疏不下而下朝疏於部院吏部尙書李戴都御史溫純等力稱允貞賢請下允貞疏平議帝並留中山西軍民數千恐允貞去相率詣闕憇寃兩京言官亦連章論救帝乃兩置不問明年忠以夏縣知縣袁應春抗禮劾貶之允貞請留應春不報允貞父已九十餘允貞歲歲乞侍養章二十上廷議以敕使害民非允貞不能制固留之其年五月請益力始聽歸士民爲立祠已閱視者奏允貞守邊勞卽家進兵部右侍郎尋卒天啓初追謚介肅弟允中允孚允中爲諸生副使王世貞大器之歲鄉試世貞戒門吏曰非

魏允中第一無伐鼓以傳也已而果然時無錫顧憲成漳浦劉廷蘭並爲舉首  
負儔才時人稱三解元尋與廷蘭舉萬曆八年進士張居正專政災異見而中  
外方競頌功德允中廷蘭各上書座主申時行勸之補救時行不能用允中尋  
授太常博士擢吏部稽勳主事調考功未幾卒允孚官刑部郎中亦有名廷蘭  
與兄廷蕙廷芥亦皆舉進士有名世所稱南樂三魏漳浦三劉者也

王國字之楨耀州人萬曆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改御史出視畿輔屯田清成國  
公朱允禎等所侵地九千六百餘頃張居正疾篤疏薦其座主潘晟入內閣帝  
從之國與同官魏允貞雷士楨及給事中王繼光孫煒牛惟炳張鼎思抗言不  
可寢其命已極論中官馮保罪且言居正死保令徐爵索其家名琴七夜光珠  
九珠簾五黃金三萬白金十萬居正子簡修躬齋至保邸而保揚言陛下取之  
誣汙聖德因發曾省吾王篆表裏結納狀國疏自外至與李植疏先後上帝已  
納植言罪保植遂受知而國亦由此顯名還朝薦王錫爵陸樹聲胡執禮耿定  
向海瑞胡直顏鯨魏允貞尋出督南畿學政以疾歸起掌河南道首輔申時行

欲實所不悅者十九人察典吏部尙書楊巍等依違其間國力持不可時行以御史馬允登資在國前乃起允登掌察而國佐之諸御史咸集允登書十九人姓名曰諸人可謂公論不容者矣國熟視叱曰諸人獨忤執政耳天日監臨何出此語允登意不回國怒奮前欲毆允登允登走國環柱逐之同列救解事聞兩人並調外國得四川副使移疾歸而十九人賴國以免久之起故官雍山西改督河南學政遷山東參政所在以公廉稱召爲太僕少卿復出爲山西副使歷南京通政使三十七年以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保定歲凶屢上寬恤事宜大盜劉應第董世耀聚衆稱王剽劫遠近督兵討滅之進右都御史巡撫如故國剛介與弟吏部侍郎圖並負時望爲黨人所忌乞休歸卒

余懋衡字持國婺源人萬曆二十年進士除永新知縣徵授御史時以殿工礦稅四出驕橫懋衡上疏言與其騷擾里巷榷及雞豚曷若明告天下稍增田賦共襄殿工今避加賦之名而爲竭澤之計其害十倍於加賦忤旨停俸一年巡按陝西稅監梁永輦私物於畿輔役人馬甚衆懋衡奏之永大恨使其黨樂綱

賄膳夫毒懋衡再中毒不死拷膳夫獲所予賄及餘蠱遂上疏極論永罪言官亦爭論永帝皆不省永慮軍民爲難召亡命擐甲自衛御史王基洪聲言永必反具陳永斬關及殺掠吏民狀巡撫顧其志頗爲永諱永乃藉口辨帝疑御史言不實而咸寧長安二知縣持永益急永黨王九功輩多私裝恐爲有司所跡託言永遣乘馬結陣馳去縣隸追及之華陰相格鬪已皆被繫懋衡遂以反逆聞永窘甚爪牙盡亡獨綱在乃教永誣劾咸寧知縣滿朝薦朝薦被逮永不久亦撤還關中始靖懋衡尋以憂歸起掌河南道事擢大理右寺丞引疾去天啓元年起歷大理左少卿進右僉都御史與尚書張世經共理京營戎政進右副都御史改兵部右侍郎俱理戎政三年八月廷推南京吏部尚書以懋衡副李三才推吏部左侍郎以曹于汴副馮從吾帝皆用副者大學士葉向高等力言不可弗聽懋衡于汴亦以資後三才等力辭新命引疾歸明年十月再授前職懋衡以璫勢方張堅臥不起既而奸黨張訥醜詆講學諸臣以懋衡從吾及孫慎行爲首遂削奪崇禎初復其官

李三才字道甫順天通州人萬曆二年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與南樂魏允貞長垣李化龍以經濟相期許及允貞言事忤執政抗疏直之坐謫東昌推官再遷南京禮部郎中會允貞言事忤執政抗疏直之坐謫東昌推官籍甚遷山東僉事所部多大猾積盜廣設方略悉禽滅之遷河南參議進副使兩督山東山西學政擢南京通政參議召爲大理少卿二十七年以右僉都御史總督漕運巡撫鳳陽諸府時礦稅使四出三才所部榷稅則徐州陳增儀真贊祿鹽課則揚州魯保蘆政則沿江邢隆祺布千里間延引奸徒僞契印符所至若捕叛亡公行攘斂而增尤甚數窘辱長吏獨三才以氣凌之裁抑其爪牙肆惡者且密令死囚引爲黨輒捕殺之增爲奪氣然奸民以礦稅故多起爲盜浙人趙一平用妖術倡亂事覺竄徐州易號古元妄稱宋後與其黨孟化鯨馬登儒輩聚亡命署僞官期明年二月諸方並起謀洩皆就捕一平亡之寶坻見獲三才再疏陳礦稅之害言陛下愛珠玉民亦慕溫飽陛下愛子孫民亦戀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財賄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綿祚萬年而不使小民

適朝夕之樂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於斯而可幸無亂者今  
闕政猥多而陛下病源則在溺志貨財臣請渙發德音罷除天下礦稅欲心既  
去然後政事可理踰月未報三才又上言臣爲民請命月餘未得請聞近日章  
奏凡及礦稅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關一旦衆畔土崩小民皆爲敵國風馳  
塵驚亂衆麻起陛下塊然獨處卽黃金盈箱明珠填屋誰爲守之亦不報三十  
年帝有疾詔罷礦稅俄止之三才極陳國勢將危請亟下前詔不聽清口水涸  
阻漕三才議濬渠建閘費二十萬請留漕粟濟之督儲侍郎趙世卿力爭三才  
遂引疾求去帝惡其委避許之淮揚巡按御史崔邦亮巡漕御史李思孝給事  
中曹于汴御史史學遷袁九臯交章乞留而學遷言陛下以陳增故欲去三才  
託詞解其官年來中使四出海內如沸李盛春之去以王虎魏允貞之去以孫  
朝前漕臣李誌之去亦以礦稅事他監司守令去者不可勝數今三才復繼之  
淮上軍民以三才罷欲甘心於增增避不敢出三才不當去可知疏仍不答三  
才遂去淮之徐州連疏請代未得命會侍郎謝杰代世卿督儲復請留乃命三

才供事俟代者帝亦竟不遣代也明年九月復疏言乃者迅雷擊陵大風拔木  
洪水滔天天變極矣趙古元方礲於徐李大榮旋梟於亳而睢州巨盜又復見  
告人離極矣陛下每有徵求必曰內府匱乏夫使內府果乏是社稷之福也所  
謂貌瘦而天下肥也而其實不然陛下所謂匱乏者黃金未遍地珠玉未際天  
耳小民饑飧不飽重以征求筆楚無時折楊滿路官惟丐罷民惟請死陛下寧  
不惕然警悟邪陛下毋謂臣禍亂之言爲未必然也若旣已然矣將置陛下何  
地哉亦不報旣而睢盜就獲三才因奏行數事部內晏然勦人程守訓以貲官  
中書爲陳增參隨縱橫自恣所至鼓吹威儀衛許人告密刑拷及婦孺畏三才  
不敢至淮三才効治之得贓數十萬增懼爲己累并搜獲其奇珍異寶及僭用  
龍文服器守訓及其黨俱下吏伏法遠近大快三十四年皇孫生詔併礦稅釋  
逮繫起廢滯補言官旣而不盡行三才疑首輔沈一貫尼之上疏陰詆一貫甚  
力繼又言恩詔已頒旋復中格道路言前日新政不過乘一時喜心故旋開旋  
蔽又謂一貫慮沈鯉朱賡逼己旣忌其有所執爭形己之短又恥其事不由己

欲壞其成行賄左右多方蠱惑致新政阻格帝得疏震怒嚴旨切責奪俸五月  
其明年暨祿卒三才因請盡撤天下稅使帝不從命魯保兼之是時顧憲成里  
居講學東林好臧否人物三才與深相結憲成亦深信之三才嘗請補大僚選  
科道錄遺佚因言諸臣祇以議論意見一觸當塗遂永棄不收要之於陛下無  
忤今乃假天子威以錮諸臣復假忤主之名以文己過負國負君罪莫大此意  
爲憲成諸人發已復極陳朝政廢壞請帝奮然有爲與天下更始且力言遼左  
阽危必難永保狀帝皆置不省三才揮霍有大略在淮久以折稅監得民心及  
淮徐歲侵又請振恤蠲馬價淮人深德之屢加至戶部尙書會內閣缺人建議  
者謂不當專用詞臣宜與外僚參用意在三才及都御史缺需次內召由是忌  
者日衆謗議紛然工部郎中邵輔忠遂劾三才大奸似忠大詐似直列具貪僞  
險橫四大罪御史徐兆魁繼之三才四疏力辨且乞休給事中馬從龍御史董  
兆舒彭端吾南京給事中金士衡相繼爲三才辨大學士葉向高言三才已杜  
門待罪宜速定去留爲漕政計皆不報已而南京兵部郎中錢策南京給事中

劉時俊御史劉國縉喬應甲給事中王紹徽徐紹吉周永春姚宗文朱一桂李瑾南京御史張邦俊王萬祚復連章劾三才而給事中胡忻曹于汴南京給事中段然御史史學遷史記事馬孟祚王基洪又交章論救朝端聚訟迄數月未已憲成乃貽書向高力稱三才廉直又貽書孫丕揚力辨之御史吳亮素善三才卽以兩書附傳邸報中由是議者益譁應甲復兩疏力訐至列其十貪五奸帝皆不省三才亦力請罷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三才旣家居忌者慮其復用四十二年御史劉光復劾其盜皇木營建私第至二十二萬有奇且言三才與于玉立遙執相權意所欲用銓部輒爲推舉三才疏辨請遣中官按問給事中劉文炳御史李徵儀工部郎中聶心湯大理丞王士昌助光復力攻三才徵儀心湯三才嘗舉吏也三才憤甚自請籍其家工部侍郎林如楚言宜遣使覆勘光復再疏并言其侵奪官廠爲園囿御史劉廷元遂率同列繼之而潘汝禎又特疏論劾旣而巡按御史顏思忠亦上疏如光復指三才益憤請諸臣會勘又請帝親鞫乃詔徵儀偕給事中吳亮嗣往其明年光復

坐事下獄三才陽請釋之而復力爲東林辨白曰自沈一貫假撰妖書擅謬楚宗舉朝正人攻之以去繼湯賓尹韓敬科場作奸孽由自取於人何尤而今之黨人動與正人爲讎士昌光復尤爲戎首挺身主盟力爲一貫敬報怨騰說百端攻擊千狀以大臣之賢者言之則葉向高去矣王象乾孫瑋王圖許弘綱去矣曹于汴胡忻朱吾弼葉茂才南企仲朱國禎等去矣近又攻陳薦汪應蛟去矣以小臣之賢者言之梅之煥孫振基段然吳亮馬孟禎湯兆京周起元史學遷錢春等去矣李朴鮑應鰲丁元薦龐時雍吳正志劉宗周等去矣合於己則留不合則逐陛下第知諸臣之去豈知諸黨人驅之乎今奸黨讎正之言一曰東林一曰淮撫所謂東林者顧憲成讀書講學之所也從之遊者如高攀龍姜士昌錢一本劉元珍安希范岳元聲薛敷教並束身厲名行何負國家哉偶曰東林便成陷穽如鄒元標趙南星等被以此名卽力阻其進所朝上而夕下者惟史繼偕諸人耳人才邪正實國祚攸關惟陛下察焉疏入衆益恨之亮嗣等既往勘久之無所得第如光復言還報遂落職爲民天啓元年遼陽失御史房

可壯連疏請用三才有詔廷臣集議通政參議吳殿邦力言不可用至目之爲盜臣御史劉廷宣復薦三才言國家旣惜其才則用之耳又何議然廣寧已有王化貞不若用之山海帝是其言卽欲用三才而廷議相持未決詹事公鼐力言宜用刑部侍郎鄒元標僉都御史王德完並主之已德完迫衆議忽變前說及署議元標亦不敢主議竟不決事遂寢三年起南京戶部尙書未上卒後魏忠賢亂政其黨御史石三畏追劾之詔削籍奪封誥崇禎初復官三才才大而好用機權善籠絡朝士撫淮十三年結交遍天下性不能持廉以故爲衆所毀其後擊三才者若邵輔忠徐兆魁輩咸以附魏忠賢名麗逆案而推轂三才若顧憲成鄒元標趙南星劉宗周皆表表爲時名臣故世以三才爲賢贊曰朋黨之成也始於矜名而成於惡異名感則附之者衆附者衆則不必皆賢而胥引之樂其與己同也名高則毀之者亦衆毀者不必不賢而怒而斥之惡其與己異也同異之見岐於中而附者毀者爭勝而已則黨日衆而爲禍熾矣魏允貞王國余懋衡皆以卓犖閥偉之概爲衆望所歸李三才英邁豪雋

傾動士大夫皆負重名當世黨論之盛數人者實爲之魁則好同惡異之心勝也易曰涣其羣元吉知此者其惟聖人乎

明史卷二百三十二